文

戰國

馮亭以上黨入趙　戰國策

秦王謂公子他日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攻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懼使陽城君入謝于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6514085

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

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

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無所謂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於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于河內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害禍大于剿戰也

唐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

趙于長平　史記七十城作十七城

魏

白起降趙卒論　　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于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積骸成邱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雖能裁四十萬之衆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計乎其所以不敢復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葺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

吳縣周通章聖廟碑

夫子廟堂記 一作皮日休 虞部郎中 程浩

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臨照江海吾知其至大以其無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晷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其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和鬼神以饗道不可窒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唐古之君明者曰禹唐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舍之而亡昔吾于宗周令泰

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豈可以爲法乎且晉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覇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守大邑則問非過問舉非過舉也然猶羞當時滔後代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非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取城蔡州事力以之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
令保境不用進戰俱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
令其守隘即不出一二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
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
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
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
焰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
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
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
窮苦寒之軍橫折河朔强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
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
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

于皇唐不愆何耀亥而裒番珠而王者矣

上李司徒澤潞用兵書　　杜牧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　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赦其狂愚一賜聽覽其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攻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己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以來單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單盡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

留時當藩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戰之士百戰千功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幽鎮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怫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師未須冬衣服聚之投詔其伍或離垂首強項往往諠譁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襁禍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之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汝

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其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四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多煦沫及從史處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諭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

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
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恥聯婚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仇之兵
伏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一當效順
然亦止於圖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稚老而已必不能
皆二十城長驅上山徑薄上郡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
西面今者巖紫寨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
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路直東徑入不過
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
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
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
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
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少山

因劫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偕侮嫚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偕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祗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亦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値寶歷多故因以授之本鎮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皆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巖不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壍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練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表　杜牧

某啟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誇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扃關健馬強兵爲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非者冈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蝗蝝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濟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彀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箸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伐

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攻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暐大破暐將慕容評于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鎭勲州玉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証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正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寇才畢復生上郤頼相公妙算深遠北寇即日敗亡倘使北寇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郤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郤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王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

□惟水之艱詎敢求救于公耶明侯聞之若疾于心□□
于邑曰夫窮必有泰固常理也此豈無望前或未思吾將退
而慮之出是發智周之妙躬術郊原目究川谷度高下之勢
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
鑿以導明侯載審厥事將利于人乃下謀于鄉耆次白于郡
守上言于節制木獲所請爰藏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
隙先儲乎薪芻之物次具乎畚鍤之器然後量工命日使里
人樂助競子來而展力故不更于素窕其有成始瀦流而爲潭
西疏渠以遶郭築防以補其陷隟劃木以道其險阻脉分枝
散貫邑周閭瀰瀰若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
戸植芰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圃之沃
灌溉閭閈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及之泉人無荷擔

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歡忭之誠倍百常品不宣

移丹河記　　武少儀

高平古泫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意豈崖厚水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艱故千家之中數井而已綆以蘧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羸則雖有鑿瞞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之仁惠無杜其忿鬭況牛馬俟乎滿腹必遵乎千里之河而瓜蔬期乎給口常望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可勝道哉噫凡爲前弊滋久餘俟後賢乃華不然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是恤貞元七年潞州屯留令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王李公之命假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于屯留之政政可卽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僉曰公之至也皆詠其

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
於曲阜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彖之所藏也
傳於棣州摹石於學中世人書宣聖往往訛謬不足考信此
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
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既不得而親見之矣今誦其
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
而潛心焉持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為憂棣
州教授袁百之偶以寄此上下悅之若合符然乃示工者法
以像之別摹於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奉義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
緋魚袋張持記

宋尚書省牒澤州旌忠廟　王孝迪

之勞畜無奔走之困而已也復于潭側特建水祠列樹峻亭別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無極庶功用不再且祈報有歸焉明侯覩夫衆情之欣洽足以閑居而賞玩化鳥之餘閒王鳧之雙飛臨堂之際調宓琴而合響不其美爾君子曰政無大小以勤民爲良事無工拙以利物爲貴如明侯者實兼而有之其由我大司空義陽王以至公且明推獎而致此者矣余偶以行役經過于斯耳聆嘉謡目覽異績緇黃耆艾因請余以紀事余誠忝跡于文者姑具述義王之德暨明侯之善亦何辭焉是則勉而志之貞元建

宋

孔子畫像記　　張持

吾家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一一本乘車而群弟子從者

宋宣和四年五月勅日朕惟率世厲俗之制爲政所先使節死義之臣前時罕見昔有其士今而進封庶盛恩榮鼓舞國顯惟爾生於五季仕專一方崛然擾攘之間奮以精忠之節視彦章而克壯配仁贍而用光有司遺文久稽典祀錫之侯爵賁以嘉名豈惟慰一郡之心實以垂千古之訓尚其不昧歆此殊休宜特封忠烈侯牒至准勅故牒

宣和間進士浩天澤得前件黃牒以主其祠天澤傳其子進義溫溫傳其甥張淳蓋大定初也至二十八年淳傳其道士郭景昭應泉人請也景昭病其日久湮滅後人不知始封之由求余書斯文于石或曰書勅牒筆吏之事也應之曰使裴君尙在雖執鞭亦願爲之矧能少發其輝光奈何辭焉禮部

禮部狀承勅吏部尚書王孝迪劄子奏臣聞天下之大閑忠義是也忠則秉心常不欺義則臨難毋苟免人主所以維持國家賴此而已比者盜發東南震驚赤子武林重鎮望風奔潰無復古人伏節捐軀之氣臣謂褒崇忠義以勸方來正當今之急務也謹按五代史裴約以裨將爲莊宗守澤州方李繼韜據上黨叛約嬰城固守誓不從賊力屈勢窮卒被屠戮歐陽修嘗謂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約其一也後唐迄今二百年幸逢明聖咸秩無文之世而名未編於祀典澤之士民相與築室而祠之規撫庳陋識者興歎臣愚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自漕臣量支繫省錢增廣祠宇明詔太常揭美名以寵之仍舉侯爵加爲載之祀典俾歲時省祭有司奉牢醴以從事豈獨慰英靈於九泉庶幾厲風節于百辟天下幸甚

之中豈易其志士民父老相與感泣思欲褒顯成績得以血

祀不泯而庇生靈前太守王公孝遮因民所請力言之賜之
侯爵旌以忠烈給錢公府建立祠宇後之視事因循歲月凡
歷二十年迄未有成仲孫被命于朝方且待次夢寐之間若與
神接見委以　初未之省及至下車拔擢公牒仰觀勅旨乃
知神實有如此者遂鳩工掄材塑繪廟貌工精其巧民獻其
力經始於季春而告成于首冬諏以二十有一日奉神而安
之嗚呼國家之於公也若是其厚人民之思公也如是之深
黃河之流與公之功共注太行之山與公之名不朽公之英
靈節槩復如何哉蓋將佐右國家保安人民與天地無窮日
月同輝茲足以荅揚休命公之風義如存庶幾明聽此言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顥

近奉條理典故許引用宋事夫襃崇忠義本朝之急務也士大夫以僞命換官者不可勝計其知它日不因此文侯之增封者耶金明昌五年秋七月十有二日朝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書　附

宣和六年十月朝散大夫知澤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賜紫金魚袋陳仲孫敢昭告于忠烈侯唯公忠義許國仁愛庇民當五代離蕩之際四方擾攘之日偷生苟免見利忘義滔滔皆是如公之節義者幾何人哉公當是時撫有此土干戈攻戰險阻艱難乃能以義自處奮不顧身風聲氣烈與烈日秋霜爭嚴視生如鴻毛重義如泰山名垂史冊爵書丹青逮我皇宋藝祖文宗混一區宇天下太平之日久矣此郡之人思公之功德謂公之生也保衛吾民其精爽在於冥冥

聽省事以易息之政而文法以簡吏得以寬其去皆未幾
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志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
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
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
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
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舉劉羲叟劄子　　歐陽修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有純朴之行爲
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于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
漢之向歆張衡郎顗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
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令取進止

繳進劉羲叟春秋災異奏狀　　歐陽修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內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以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

作成之速邪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首
學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春天兵上太行
烈熖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燼
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廬中外荒圯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
公之鎮是邦也涖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藂峻以環
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嚮
與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
繇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
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
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
以經傳相授以仁義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
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

右臣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羲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向歆張衡郎顗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羲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幾論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于當世然止是羲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金

重修廟學記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從焉憫其民之不喜儒術境內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士以東壁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黃夷仲題秦氏書齋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二十年間

肄我侯之敦諭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輿甚
命加精進以聽擢用時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於
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失之美力而
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
汙不待請於上毅然行之人不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
其役速人不以爲勞堂筵齋廡庖湢之次儲書之室延賓之
位與爲一新制度稱其宜人不以爲侈既成之後束修子衿
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袵卒出於戎馬介胄
之間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揖
讓而歌者曰學之邃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
博雅茲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
其中吾道不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記學宮不才閣筆硯

我侯之崇儒也豈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拔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漳源郭養善暨從侄南士人玉天與割已業助之下不侵於民王義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人人說順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illegible]豈執禮登降跽立磬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袞生[illegible]甚[illegible]閩人來[illegible]學不肯赴庭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內[illegible]

閏歲之時祈禱□□復起正殿三間元創□陵珍補西廡歲
有水旱疾疫禱無不應民之戴商厭惟舊哉噫神依于人廟
食百世亦豈有升沉時耶抑成壞之數幽顯莫能逃耶何天
歟未悔如此之酷焉僕重過是邑王士元等託友人燕子和求
識其始末故書以示之

省冤谷記　王庭直

少讀楊雄書有載長平之戰四十萬人阬死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蚩尤之慘莫過于此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後
令高平問其自乃古長平也詢其故跡父老曰城西北十五
里有地曰殺谷乃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之所當時頭
顱似山骸骨成邱何晏亦嘗哀悼至唐易名省冤則長平故
事其來久矣辛酉清明日庭直率本土士衆攜酒殽奉香燭

久矣聞其歌而説之特書于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析城山重修成湯廟記　李俊民

殷湯廟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析城山上宋熙寧九年河東路旱委通判王伾親詣析城山祈禱即獲休應十年五月牒封析城山神爲誠應侯政和六年三月析城殷湯廟可特賜廣淵之廟爲額誠應侯可特封嘉潤公宣和七年重修廟本路漕司給係省錢命官增飾廟像以稱前代帝王之居而致崇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潤公祠合二廟凡二百有餘楹大金革命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椽大廟壬寅春因野火所延存者亦廢民間往往即行宮而祭之本縣行宮存郭內東西街北右去城門百十餘步左距縣衙一里強至大金壬午歷一百十八年而毀邑人王元武金王昇張儀王通王漢等雖在

兇狠之氣凝結而不散以至于此也嗟乎白起兖狠恃秦軍
之強殘無心之降卒其勢亦易矣起直爲此兇狠也當年後
世又安得而不痛恨哉向使趙卒未降甲戈在體雖在危障
中乃死戰之軍力戰未必無生路即或敗亡未必盡遭此屠
也譬猶執羊就機持刀自恃以爲能殺何以異是嗚呼令而
後其墳併供堂告成一所見有暴露之骨即揜其中余不能
無望于後之君子皇統改元時六月十三日縣令壽春王庭
直記

元

元順帝追封郝經制

鄂渚之役被囚紓難以求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
翰林侍講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啣命志在息民往諭聖祖

張聲樂具服祝謹詣其谷弔以祭之其日陰風襲人寒煙蔽
空必有冤魂來享其祭舊宋運判馬城經過此地移檄縣僚
收拾遺骸于谷口鑿坑深濶以左右前後溝壑數十里暴露
之骼畢集而藏掩仍于所掩之地砌墳祭之使後人不踐履
爾今觀其墳已為姦農所侵僅存數尺而已乃勸鄰農于所
占墳地外更四面各廣八步起供堂一所于其上植美木成
圍俾永久知所悼惜維有長平鄉老農王姓者告詣去谷十
里餘為雨水所崩岸崖頹裂露骨數車願收而掩之爰即具
禮盡載于墳圍如法安塟細視其跡于長脛骨間存銅漆矢
一入骨寸餘因出矢而掩之入骨之堅如此而骨中銅矢貫
存慨然發嘆四十萬人于當時解甲歸戈亦身受亂兵殺戮
而皆死其冤亦深矣然其骨其矢安得尚存而不朽即是貫

潞郡從游廊風雲而遇眞主始而薦之從與南諮之命
志在摧堅涉艱危而不變算無一遺決勝負於必然視長江
若一葦可航歸正統而萬邦順軌招降撫定所去見思驅之
蘇枯其勤匪懈蕞爾小孽輒畜囂圖夫何螳臂之微失我鷹
揚之輔卹章顯謚雖已極於褒崇大國徵畬盡特留於眷渥
紉其孕績有若忠宣丕昭再世之光俯迪嗣孫之請於戲賢
者識其大者生死之節靡舒有之是以似之熾昌之來亦艾
英靈可作殊報是承可贈宣忠保節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謚忠肅

宋兩先生祠堂記　　郝經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而下
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巖懿形履實踐含章藴

一親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見拘留鴈書未達于中原龍椊已横于江上閉儀徵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蘇之三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還之願遽傳哀訃之音永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戲請纓象闕既酧終軍繫粤之心圖像麟宫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謚文忠

追封鄭鼎制

聖祖應千齡之運茲垂裕於無疆人臣宣百戰之勞豈加封之未違旌其既往沛以殊榮故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毅公鄭鼎偉畧雄才清流宿望書通六籍惟不肆以不矜勉學萬人亦能仁而能勇慶延其閥閱義著於鄉閭懷昔賢經濟之業嘗[illegible]以萬[illegible]

為侍任於役注惠政得華爲儒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諭父
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道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
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篤於治已而
不忘仕祿親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
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行擔簦負笈
而至者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
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
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乎天下大儒輩出經學
尤甚雖爲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愧
謳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
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泰和中鶴鳴李先
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延祐初多士退而

道而立極知幾秉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穡納萬物於一春躋乎其順淵乎其奥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恥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霆碎電折而志益堅滙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緯奎天敷文命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淫瀾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爲先師尊其道也河東自唐爲帝里倚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士俗質直尚義氣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

顯姊兄弟之争也歲時燕集尊卑先稚上下以序抑然有道
熙熙然有恩而燦然有文無鬩墻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其親
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服
甚寔殆十餘人聚則臨諸堂退則逼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
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
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吾世使子
孫任爲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
人以爲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於許洛之間獨先君
以經北渡居於保以有弟妹孫子而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
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穠穠簡簡復其初
之盛乎巳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於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爲
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

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為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于江淮獨不懋食于立政設教之士鄉學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栩祠于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為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視其澤而泳其淵爵之外必發之逃異時先生之道未必不復自南而北也

棣華堂記　郝經

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盖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乃搆堂於庭名曰棣華取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
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
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澮濯分裂頓滯
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喬夏瞰臨
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蓋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
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
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與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
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
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河
使分裂頓滯極於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
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
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

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茁彼本枝是聚茲堂棠茹有華實大吾家玉崑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華韡韡有衿青青突厥楨棼鞠為荒榛棠華弗凋中堂獨存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遙遙空堂歸彼高寒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郁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恭況茲庭實祖植父封為告鄉鄰勿戕勿剪庶幾遺陰本根不斷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茲堂道路是傳越千萬年

罪言疏　郝經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綿長亘數萬里尺籍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

賣空筐篚之紡績蠶妻女之飯餉猶未充數栲掠摽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土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見視諸道爲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兩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

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爲尊卑相繼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眞定河間道內古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純納于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値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于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白銀二兩易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

謂祠有應宜列七年命有貢兵而新之故民役于東西社祠
將兵餘正殿僅存歲月滋久弗除風雨庭宇湫隘且近闤闠
爲搆王居至元之廿有二年贈中憲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高平郡公郊州知州鄭甫故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路國忠肅公之介弟也偕耆儒　郁等二十有四人經營進
士趙廷式及劉淳等捐廟後隙地而高平公之子中奉大夫
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昇霄洎郁之子長曰日烝次宣
撫幕官汝楫繼志述事倡義戮力劃穢夷高堙塹慨宏棟宇
階室之廣三倍厥初以至元三十五年十月望日落成至元
貞之元年高平公復捐俸金鳩工召役建戟門三間中奉君
時長萬夫鎮武昌大德甲辰二月自鄂以檐幣五百緡俾里
人張全成秀元艮張通等建析城山神高禖神于翼室泰定

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顚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族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邈漫爲瞻臆太行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乘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敢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

新修成湯東廟記　　宋　冀

陽城漢之濩澤縣也土瘠民淳儉而好禮不經之祀絕而弗

以垂不朽欽惟聖天子崇儒重道于其上賢百里承流宣化于其下凡爲人之子與弟者當念在上之恩朝夕黽勉從事於經學庶幾希聖希賢出則忠國處則興家則鄉校爲不虛設矣若夫衒詞章徼利達孜孜於時藝非吾之所敢知也既以答用等且以識程子之後有能宏其道者爲循吏傳張本云

質字彥文眞定人

重修天井關夫子廟記畧　劉德盛學正

世傳夫子至此還轅人因建廟壁記有唐駕部郎中程浩所撰碑宋直龍圖閣崔德符等所題柱金則有西溪姚俊升錄寄隱者王勝之之所跋勝之之子子安爲聘閣人計其世金盛日關民富庶及國兵南下關當路臨無人煙者又六十年後

元年甲子君與長平宋翼相遇于京師介鄉儒衛元凱屬文
諸麗牲嗚呼湯見于書經聖人定後世文士豈容置喙于其
間哉故書其實俾以入石云

米山宣聖廟記　宋　翼

明道先生殁幾三百年澤潞里館歲祀淫祀而嬉優伶才乏
俗澆識者興歎由金源而來廟僅存者九里而已翼教授懷
孟北歸始記勾要館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又記釜山館繼爲
修撰又記河西館竊喜吾鄉人士可與爲善復嘆今之守令
鮮循良以興起之也莫廟臨御制召臺察歲舉守令延佑七
年澄城簿郭質來宰是邑政治大行惟善以教稽之舊典興
復米山等五十九里之支館像聖揭虔光輝盛德如瞻仰高
深於淵世世泰定甲子翼以御史出僉陝西歸展先聖于高

重修旌忠廟記

歸暘

唐亡數十年間帝制中土者更八姓而五易代天下爲傳舍世之君臣以其勢不以其義前者仆後者興翕翕焉以附望望焉以去武弁文紳愧於蠭蟻之合散雖大臣不免也是故或十年一易其國或二三十年一更其主歷數推移駛猶轉轂人紀不立非獨天使之然也嗚呼當是時有能嬰孤畀以抗不義方張之兵寧死無所屈如忠烈裴侯者可不謂賢乎宋歐陽子論著五代之史記於世道屢歎焉獨稱梁王彥章南唐劉仁贍與侯爲全節之士三侯之爲人槩可想見然彥章元帥也固其君跪而推轂付以閫外之事者仁贍節度使也連城數十縣地數千里皆稟其進退其任屬專其體貌重

稍安集亦未土著寄寓于附近村落窰之所存者惟正殿而已爲行旅往來止宿之所圮毀荒蕪人不堪憂至元壬申皇甫瑛國瑞來守是邦甚惻悼焉以關之故民勝之之孫慶顯重孫弼蔡欽張福等八家供糧餉計功役集不日而廢修墜舉兵後十餘歲人亡政息誰其留意者瀟然一如喪亂之時元貞踰年賜元詔下之後天下承風廟之廢者例多修完郡侯劉仲元善甫始倡其議以爲事則易耳奈日後何須關復市廟恒產則利有所依費有所給乃可遂議民居以實市翔客店以屬廟未盡施行瓜代而去晉城尹李從仕和甫衛人也至自相幕途經廟前慨然有重修之志下車是其議而力爲之躬往致奠括店之所得以實用聽市之三十二家以供灑設朔望發之君子同而與之庶乎永遠可乎大德四年立

春成于乙巳之仲秋走書數百里請記其書曰侯古潔守也有大節廟食于茲且三百年壞不更修企顏雖不暇給于政其何以逃君子之譏乎起其廢作新之非近名也所以自厲而又以厲人焉其他作而無裨世教者則不敢以干子余嘉君能不以簿書期會爲政事而有意于風俗記之不辭侯裴氏名約事具史傳者不詳著于篇額其廟曰旌忠亦宣和所賜也元至正壬寅秋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浚儀歸暘記

陽城縣尹趙侯興學記　　李　聰　燕南鄉貢

國家之隆替繫乎人材之盛衰而人材之盛舍學校無以爲也董仲舒曰養士莫大於學校而學校賢士之關教化之本原也洪惟我元京師有學路府有學下至州邑亦有學仍舊制也命郡邑敦勸屢勤于詔旨故守令率精白一心以稱上

事效不立宜如之何不死不可也侯潞之牙將以兵守澤州於其國家甚疏遠而位又卑乃能不附叛人不從僞國以城郭爲卬墓而與之俱沒較彼二人者豈不尤賢乎侯有爵又有廟尚書王孝迪爲之請廟之成也提點刑獄劉懿爲之記時爲宋宣和上距侯死已三百年與侯爲先後窮寵極貴而以累朝勳德自負者其姓名雖存不宜涕濡而爵之而廟之乎然爵以侯之廟以神之死者不與知也後人之欲以爲與士氣厲臣節訓廸民彝之具是則不可廢廟一再葺至于今又將入于壞守州者河南葉君企顏當軍旅往來之道不以送逆供饋爲勤上倡下和胥悅以從吏於澤者劉其偉艮於葺者捐其資正殿神明制仍其舊而革其尾木上石之不可

[illegible]予至正壬寅之季

廟學新構講堂齋舍並象賢尊守與文廟[illegible]書籍[illegible]

廣生徒凡在泮宮輪奐一新靡不周悉時公卿弟子凡民俊
秀始鼓篋入學候每年朔望之旦臨政之暇舍菜于廟聽講
于堂躬自勸勉不期年而民化之澆風大變獄訟日簡弦誦
之聲聞耳洋溢皆我侯之規範也時則有教諭劉從道洎前
教諭栗翔儒師聶希賢等請文諸石以紀興學之由余辭之
不獲竊謂國家之隆替未始不由人材之盛衰而人材之盛
衰又繫乎學政之興廢宋當淳熙之季朱文公乞復書院時
朝野諠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曰先王禮義
之宮與異端鬼道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
君之教孰利孰害今釋老之居與郡縣庠舍什伯不侔何有
司不察之甚耶嗚呼此可見當時宰執守令皆凡庸非明時

旨唯恐或後詔頒文治天下文明於斯爲盛陽城一邑在濩澤之西僻處山谷土瘠民貧而俗樸魯鄉閭無絃誦之聲久矣我趙侯萊尹是邑首倡之趙侯燕都人名縉祖宗敬家喬木以蔭得叙擢至正辛卯之初朝廷方遴選守令迨明年春我侯以選除是邑下車之日政尚凝簡不事鞭笞慨然以得賢才正風俗爲本蓋興校育材化民成俗即程明道尹晉城之遺意也侯嘗曰文翁之治蜀常袞之治閩猶以能與起斯文爲己任而國家獲多士之用劍堂堂天朝文治不翅有非漢唐之可比而陽城在帝堯冀都之域又非閩蜀可同年語也今觀縣泮則廊廡頹圮蕪穢不治青衿闃然而不聞有絃誦之咏觀民風則椎埋囂悍珥筆與是皆庠序之不

是時也二君既立壇以祀顧歲饑民力不堪俟十月農隙厨
庫池井之類方俱作焉邑之士民咸謂當刻石以紀歲月予
其紀之欽惟國家受命維新光岳氣合宜乎首舉祀典蕃禮
莫重于祭祭莫重於天風雲雷雨皆在天之神司其職而成
其化者嘗考先王卦序震居東北雷以動之也陽始用事于
陽方歷離兌至乾則陽極陰生巽居西南風以散之也陰始
用事于陰方歷坎艮至坤則陰極陽生此雷風相薄于陽變
陰化之機夫陽變陰化乃一氣而分動靜必與雲焉必致雨
焉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傳謂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
徐則入土此先天居坎以西爲雲爲雨者也以後天考之雲
居東巽居東南則又相與於春生夏長之交而流行四時坎

之比也今趙侯以文公之心爲心他日居鼎鼐職鹽梅舉而措之亦猶是爾故喜而書之以爲來者道也噫人材之不出學校之不修豈特爲彈丸地之羞亦將爲有國之憂

陽城縣風雲雷雨壇記　趙民望進士

洪武己酉之秋予自西歸客陽城門人郭輝方典縣教謁予寓館請曰自去歲戊申季冬平陽郡縣相率內附朝廷遂以鄧州李君知陽城縣事眞定方君主陽城縣簿今歲孟春奉詔祀風雲雷雨師始也各欲立壇其祀日亦各異未幾復奉詔俾同壇祀之定位于城南壇高三尺其方三十有五尺四出陛三級爲燎壇于壇南東偏繚以周垣爰作四門其外左方作神廚廚旁作庫以貯祭器皆四楹焉鑿井取水作宰牲

卷之四十五

居北則又當子位極陰之方而周浹四海朝廷著有令典同壇以祀於城之南則亦古者祀天于南郊圓丘今乃推其義而為之制與作燎壇者亦取天道明升義也舉事而質諸前代或止祀風雨或兼祀風雨雷其壇壝其門垣若無所甚異者至於厨庫池井宰牲房案豢養其牲牲用太牢必色純必體完則前代初未之及厥今祀事可無遺恨陽城賢有司當兵塵方晏創始為制其于上奉明詔下恤民隱二者權而適宜非賢其若是乎繼自今也祀不失禮神人以和將見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淒風無苦雨無迅雷庶物露生百穀用成歲躋于仁壽之域也必矣李君名芾字文輝明經舉進士方君名滑字彥清嘗以才從事於省府二君先世皆以詩禮相尚故今德器咸就此非他人所可望副其用與以有為也哉非

明

澤州始修北城樓記

孟應春

予閱邊圉郡城嘗羨其壯矣歸視澤城殆弗如也矧天驕內侵雖若幾破可無慮焉私議於縉紳間語於民牧空談耳惟武進體菴顧先生早擢科甲出刺澤郡受上官明命以修澤城費不出於公儲役不及於細戶多方措處以佐財用新修敵臺敵樓四十六座重修城樓東西南六座其北城獨無樓焉以爲屋然之蒲伏不稱體菴先生喟然嘆曰此樓元首也其餘股肱也元首卑於股肱可乎遂創制體規度基勢[illegible]始營北城樓一座以爲一郡主焉登斯樓也盡觀其架搆平井營維樓構左右層巒遊極揖拱後前或飄渺而仰戴元昊

[illegible]

[illegible]……以來之變……祀事可……[illegible]

[illegible]……制度可上……[illegible]

[illegible]……今也祀不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嘗屢有久懸之魚野無遺 吹之大故有餘力而暇爲之焉澤
君教張君元善分教李君應期黃君榜陳君郭期暨庠生史
天壽梁采李時薦閻期素 揖予紀其事予山林衰叟愧乏之才
華恐不足以鳴體菴先生之績之盛勉修荒詞如命或曰澤
近之甲科今歲登第者二人即增高元武雖峙一方之驗不
如議者以爲何如

高平縣甎甃城垣記

郭東 高平

高平古隸上黨界乎澤潞之間輿圖稱其嶄崒龍嵸與天爲
黨又云地形高而且平因以名其郡邑在唐虞爲冀州服地
在國朝爲股肱右輔控河朔襟喉圪燕韓屏蔽昔李抱眞以
精兵討田悅石守信下李筠定宋室則斯地之險要可徵哉

哉敦麗而儔㒒隍池材美而工巧外華而內堅巢架譙亦美
矣夫盡觀其形勝乎背負銅鞮面迎王屋其裏兮據太行之
險其表兮限為河之流兩淮咽喉三晉門戶其形勝亦偉矣
夫盡觀其保障乎九軌縱延百室鱗次近而三關倚雉堞為
蔽扃遠而四境望樵邏以依歸祇役於斯避寇於斯其保障
亦超矣夫盡觀其景物乎四山曲抱屹屹翩翩三水圍環潞
洺漳滏雲生碧落之巘月吐青蓮之岫絡繹烟霞刻劃嶙峋
其景物亦奇矣夫如斯已乎曰未既是城也有備焉則壁如
鐵金無纖焉則輕如雪山當省雲鳥之圖選熊羆之士思擇
以結其心糧賞以充其腹如尹鐸之所寬知孟氏之所重庶
克守斯城不負建置者之意矣是役也民牧爰不暇焉體養

[illegible]高[illegible]有成城[illegible]共計[illegible]

厚一丈五尺女墻高三尺五寸更鋪五寸二間敵樓四座[illegible]

門三座城甕三座上蓋敵樓一座城門一座基石約用萬[illegible]

磚用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奇共六萬六千餘銀用九千[illegible]

百九十七兩二錢創於萬歷二十六年秋至二十八年冬竣

役夫城盛也爲收斂防護重地相緩急攻守機宜內以衛[illegible]

人外以禦強暴登埤發威遠之功肯城期萬全之捷此尹鐸

保障晉陽南仲于襄城朔于今爲烈也堅城一座可抵勝兵

十萬聖明在宥邊鄙不聳而藎臣憂國不厭先事豫防不憚

暫勞小費劉蒿平南直太行北控上黨金湯鎖鑰豈與晏然

閭禁固非渺小也是役撫按兩院俱承欽賞白金守巡州縣

紀錄優叙若撤委官縣丞王日旭主簿王懋熙典史張[illegible]雲

磚土城每歲有風凌雨剝之損民處簣畚版築之勞無已時也撫臺魏公按臺涂公共圖爲地方百世計議用磚石包砌城垣檄前任巡道楊公擇委通判黃公與縣尹馬公估計錢糧料物出自均徭夫役匠工取諸顧覓議定具由回道以聞請宣大總督王公鹽臺吳公俱報可魏涂二公會題得旨守道劉公經營董督措授方畧有司任事服勞拮据繕造無何撫臺報滿趙公來代馬公行取王公受事乃程土物慮材用計徒庸量事期仰憲猷俯治高平下樂事勸功獎勤警惰徒者鼛鼓弗勝矣工以次第報完兩臺復行河東巡道岳公暨諭李焦公澤守馮公査閱工程不但事無延緩且極鞏固稽察錢糧不但毫無虛冒且多節省兩臺以事告成上多其

[illegible]

允之田產有租樹歲有課悉令掌禮者司其出納諸士有老
貧不足者有婚嫁不能成禮者有喪塟不能舉者各量其所
費而周之可謂厚于養士矣夫公所以為此者何也非莘野
之禾不能蓄保衡之德非南陽之廬不能養卧龍之才蓋欲
諸生憑藉物產專精經術聯翩科第以為一郡之光為諸生
者其厲爾志奮爾力以副公之美意豈徒感恩而已哉自建
學迄今踰三百年僅見此舉前守兼豪傑之才數循良之政
者屢有其人而未暇及乎此也公才識英明果于集事[illegible]
之槩修者既已修築民兵之防禦者既已訓練倉廩之賑濟
者既以充積審役均而民力以蘇獄平而民訟已簡乃以
有餘之力致此作人之盛事蓋[illegible]學尋常之外矣從此遷守

者祭畢廳科醫官張仕興皆奉委宣力効勞均當獎賞者也縣令豫凡王公猥以紀載之役見屬紀其歲月始末如此

澤州學田記　州志　孟彰　晉人

國朝於海內郡縣建學立師儲才待用承平日久正人文方盛之時隆慶初年南都體菴顧公登進士第出守澤州公於學校有提調之責爲惟是青衿髦士充滿泮林雖養以廩餼而所給有限其間無資產而守簡編處困窮而事絃誦者多有之公嘗周以社倉之粟猶恐不可常繼乃別爲經久之計采訪民間有願售田者不彊以威不虧其直出貨以易之白馬寺東易秦姓登山場一所中有棗果百株城東無花寺山場一所中有桑柘八十餘株李桃杏果五十餘株城南十里

甚焉稱自興官率吏下者以尚[illegible]作述方新無原[illegible]下言

視事之廳舊無壁記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莫攷將無以尚論其世而友其人也非缺典歟邇嘉靖丙戌令知郡事荊邑王公下車拳拳注意政猶未期民胥慶矣遂與郡參寧遠張君琳吳堡張君澍景州張君雲鵬協謀咨詢耆老繙閱故牘得其可知纔一百一人戒工礱石刻置公署儀門左方用竢繼者不鄙老拙以記建屬予惟題名之設非徒然也推其人之姓名則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自不可揜蓋國譜遺法百千載公論繫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往往居多此職之所以日隳而民之所以不蒙其澤也不假箴規其弊弗知以故官署有題名石焉吾郡前政諸公風采雖不可攀而流風餘韻則

不失不惟惠施于今亦將利及于後公之榮名寧有窮已哉
澤之師生謀勒石以記公德後之覽者其勞懷之云

澤州題名記　李 瀚

澤州在禹貢冀州之域本秦上黨郡高都縣地也歷代建置沿革靡常至隋始置澤州尋罷唐復置焉或治濩澤或治端氏或治高平或治晉城即今治也國朝因之以晉城縣入焉直隸山西布政使司下領陽城高平沁水陵川四縣土地廣袤千里有奇兵衛設守宗藩分封規模之壯居然一大郡也聖天子稽古建官惟周萬世其長爲知州其次爲同知其次爲判官又其次爲吏目長貳首領各有攸司其必得人政斯舉矣是故諸員由繇舉于貢科及甲監[illegible]間有殊途亦惟優等仕

小丹河圖記

郭樑

覃懷東北十餘里丹河在焉源出山西高平穿太行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沁源亦出山西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逕武陟入黃河其流湍駛而瀕城邇駛則善齧而遷則為害也乃若小丹河分丹口之水別為一支石閘斗門而下涓涓如線每值秋霖漲溢壅以沙石必督畚鍤從事乃克順流東注抱許梁由劉秦二橋折而南繞清化鎮復東流至金壇村凡四十里又稍折而北紆曲東行歷南謝村凡三十五里環修武城至司家橋凡五十里逕獲嘉縣北迤邐而東至三橋凡四十里達新中合河鎮三十里有奇入衛水此小丹河渠資益漕運者也或曰旱則虞其涸也澇則虞其溢也夫

旌其未泯茲題貞珉姓名復有託矣夫公論在人古今不二
政果善歟民果仰歟人將指而稱之曰此賢郡守也此賢佐
貳也此賢首領也審若斯爲榮不朽矣其或不然適足以貽
不磨之玷不如湮晦不傳之爲愈也可不畏哉可不謹哉嗚
呼索照于鑒考轍于車一從一改擧吾嚴師固公之所以思
而亦後人之所宜思也嗣今來者卿自省焉遥聽風聲竭歲
踵武先進循良罔俾尊美矣公之遺愛曷有既邪公名朝舜
字仲和故名宦裔起丁卯鄉貢進士拜嚴州府節推廉平愷
著歌頌遠聞彼薦進今官政事風節家法具在他日政成尙
登大用執此往焉思過半也予謝政家居不與天下事久矣
然擊壤老人有云聞人之善未嘗不喜而其至情願亦藹然

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也耶按胡氏世寧議欲因沁引河入衛今以天和之議參之引河有三難防宗藩一也臨清下至天津河身狹難受二也河性流移或導之衝於會通三也天和所言差强出由[illegible]沁未流收晉司馬孚一議明劉天和一議一以興水利一以濟漕運故及

太行山記　　唐樞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亘多麓影齊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條至雷首龕[illegible]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界省故名省日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脉兩腋如華蓋所以冐

障而疏之存乎人耳文潞公謂河溢非天災其亦三復斯言乎按小丹河雖不在境內然丹水經流縣治備原歸宿亦應資考焉

沁水下河南略　劉天和

沁水出沁源縣溝水東南經太行懷慶等處至武陟入黄河舊從紅荆口一支通衞河今塞劉天和問水集有云沁水舊通衞河今將導沁入衞歟衞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止議矣且鬲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遷乾則微涯水諸湖以淤而狹若於武陟境內沁水橫堤處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縣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黄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分水處北向張秋之道別設一閘南向濟寧之

逸而奔冀之南鄙乃闖入其境賊迷失其道則攝耕者爲前驅從析城羊腸而南爲河北兵所扼不得下窮而歸牽可成擒元戎敵行儋偏將軍從散卒尾其後兵賊鈔掠蹤躪不啻相當余有詩曰點燈行紀其事詩雖俚然皆實錄以賊號點燈子故曰點燈行自秋徂冬寇警狎至强有力者奔郡城言邑城堅可守然如斗大今年夏奔者雜遝繘井至羸其瓶甫兼纍蹈瘐無一月之糧又人情惡奔者不可與共患難計無復之黠者圖穴處以避士女錯愕余諸兄弟亦穿泊水崖然柔可恃一日聚族而謀猥破產爲此計可容吾閭里族黨而止吾里貧可望而知巨寇當棄茲去若小醜則無奈我何又余歲漢史所載第五司徒事第五公以爵客所全活乃如是

塞厚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爲所謂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爲行之地蓋言意也

同閣記　　張愼言

同閣者何吾族黨閭里思患豫防爲茲閣用圖壘守也吾邑彈丸黑子處嶮巇磦磈之中境以內無數百畝之田平若掌者乃其人則安土重遷事簡而俗樸余所居虎谷更甚形勢處負嵎里以茲受命焉嵎前一片如掌泊水帶之居民無百許家强半攜中人之産走數千里外求子錢供朝夕焉老羸弱勝負販則胼胝力谿嵎間砂磧之田若其家僅足舉火可老死不相往來里無衣帛食肉者以余從大夫後偶著稱[illegible]

舊志蕪雜無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　大關責在我遂廣諮博
採搜秘闕類旁援直據輔之以巳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
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
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跡燦然復完
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
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敘予惟
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
今天下究之故自為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
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
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為遠莫致之不謂其
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

然司徒力厚而方畧又甚具邑郡當踵其事余不能但畧師其意而已料理已經畫并儲粮制器諸事不具悉今以史所書司徒事刻於後俾後來者若賊尚未悔禍家自為守未必於縣官無小補云

高平縣志叙

王守仁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故已不能無憾我朝之一統志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略實為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

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府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强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叙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凡志邑者不過述其山川紀其物産表其風俗美其人才以相誇耀而已從此立義郎揚厲甚工亦淡然無味惟從白起坑卒一事發端歸咎於諸侯之去其籍方見邑志大有關係筆下有隱戢奸雄兼并僭竊之志此等意見議論非文人所可及 舊註

趙袁贊

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强凌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

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其文書計歲月而以贅龐之物視

能實勝乎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
社稷恤其它彼趙與郤長為夾輔諸其敗者交亂以惡六卿
為三三卿為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歟
贊淑節敢告丞公

哀志士辭　摘劉昂霄一人　　宋濂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不能用或用
之而不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
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
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
雖其行事未或無過終非齷齪陳腐不振者流所可冀其萬
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略隸於各人之下又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于趙衰衰曰郤縠可悅禮樂而敦詩書于是使郤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疏後之郤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于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焻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亾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亾迨其終也又并晉而亾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爲郤縠毋論鮑管違可與岳牧同風吾既慕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爲贊曰造父佐周俾爲

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袞者謚法是也即使勳德舊臣風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竊愧之臣抵鄖陽以履任謁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爲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陽而殁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勦勝先後撫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戮過當上干天和乃議用傑代

從而哀之以辭

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覩環堵不知四方狂瀾既倒誰復廻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遠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闘靡一物不知吾儒所

先之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勵臣節也伏惟皇上即位一詔首
舉壬午死義之臣後用漕計追錄故尚書宋禮錫典優渥
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震舉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
尤當加錄如蒙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
書原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徵實定謚顯佐仍量贈一官
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

議謚疏摘楊繼宗一人　　郭正域

爲遵旨看議類奏懇嚴謚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先該
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巨典宜將三十年以來獲
謚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謚某應奪某應改
某應補臚類奏恭候與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同題摘舉鉄

忠傑徠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
所彈壓之使烽燧奪攘之場進爲耕桑化居之士尋鈐轄札
之俗變爲衿纓禮讓之風國家享鬪士之名而黎庶知有生
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
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綰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
時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簠簋不飭當展而歎乃以先少師楊
士奇薦超掌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
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睎之直望都門而遠郤羊石之
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震者則
佐之功也原傑遷官執掌以殁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勳德固
宜顯褒令甲亦無小愧特以嗣息單弱門故寥寥無爲之請

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
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爲許論黃光昇呂本范
謙謚實應改者一人爲譚贊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爲伍
文定吳悌曾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楊源陳有
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
豪將樹竝能收鼎格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
議其邪阿趙文華而領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
南之禍本張瀚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庶乎鄉止余有
丁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惡陸光祖機權時出
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磊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
叙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

諡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傳咨羣議上請奉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諡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典之典欽遵臣惟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之前又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諡又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諡易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諡又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至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

請伏惟聖裁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
興府擕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校士勸農賑災夙夜
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逓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
者言府孔臨行欲許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臥內几上
惟圖書數卷牀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起視之孔愧服而
去內豎往來直與菱藕歷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
牒取庫金錢入贖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卷附案他日磨
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敬憚之
比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横日索供萬
錢一符下杭立華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
奪還民繼宗好善出於天性然得人改過卽不深究居官三

或謂其功業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帷而或謂其早不見義郭希顏攖臂逆鱗横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違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迴壞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補當謚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爭議未能臚列而廷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當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謚故謚臺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日之議又重臣等止矣天日下矣方寸以睿鑒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類於

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築紫塘等寨璡破之遂克弭勒南嶺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璡等回兵擊走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諸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進東至重安江與靖遠伯王驥兵會自是與隆抵鎮遠道路皆通矣遣所鎮撫許讓奏節五月陞副總兵田禮都督僉事參將方瑛都督同知璡有是命并勅奬之

義士陽城王海表閭記　馬理

聖令之治陽城也嵇田馬氏問曰令得人焉爾乎曰有王海者義士也其為人事親孝恭而儉積而能散好義而聞於上獲表厥里焉夫亦匪夷所及矣夫曰其詳何如曰父在不敢自專事毋聞義稟命而行喪葬不以貨財不作佛事哀毀而

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膺
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侯璡晉秩尚書景泰元年五月由總督兵部侍郎陞　　徐日久

閏正月兵部尚書于謙奏聞都督同知宮聚駐軍水西女王
官深有效順中國之心願出軍馬殺賊聚不能作興鼓舞乃
聽從隨千方朱暹歐觀等勒畢節衛各處屯堡房屋搶殺人
財宜令巡按貴州御史及總督左侍郎侯璡執聚解京質問
明正典刑從之是時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困已
久二月右副總兵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
璡調署都指揮鄭儁攻都盧等寨宣慰使安隴富勒水西賊
皆斬之斬首百四十餘級溺死三百餘徙水西至貴州路始

縣甯破宗城西破夏邑北破碭山乃寨海所居鎮守且戰戰攻不利且索財講和不許賊退停蘋黑縣三百一毛不取白巡撫鄧公璋給義勇士焉鄧賞功給銀二十兩受之送夏邑縣修學時總治彭公澤劄付海會淮安朱指揮兵歸德萬指揮兵截殺流賊二兵不至海提後白彭參二將咸抵罪焉彭兵五千過鎮餉以熟飯千桶兵食之不盡徐州將陳經領兵至鎮不理兵事唯徵錢挾妓夜飲海曰此亦賊也令義勇夜縱而晨縶之陳愧而遁王堂反何都御史天衢征勦令家人從征餉白金百兩事平奏聞蒙敕賜表閭曰好義坊夫是之謂義士然聖天子既表其僑居所表陽城其本邑也令乃不能奉行德意昭其行以勸善安在其爲令也茲欲豎石潄廊

已然三年不入其室非孝而何有攸往目不邪視舉足安重衣不重帛食不重肉積其財將有爲也非恭儉而何其積也水旱人饑則賑之歲終親舊不給則賑之貧不能婚者婚之病不能醫者醫之死不能棺及葬者棺之葬之爰立義塚焉士學而無資者資之鄉鄰子弟宜學而未能者爲延師教之爰立義學焉避兵而來依者一十一民皆養之思歸而不能歸者歸之有稱貸而不能償者則焚其券河隄之決也則出財補之非能散而何盜之起也有椰莊屯賊劫庫而殺人則會兵平之有王德用兄弟聚慵而劫掠則會衆擒之張士兒之亂也則佐以糧餉及壯士勦之湯家集屯賊之亂也則從薛御史鳳鳴兵討之大盜劉六劉七之反逆也自詣官請給

積田址者間走遠方供俯仰先生退居虎谷不問家人生產
藥治泳齋埀帷却掃博覽經史優游詩文筆墨間非探山水
季鶴先精內典與老稚俱晨夕燈火遠映林外壬申癸酉流
寇猝至以數萬衆壓鄰邑犯山谷出里皆遍巖逃穴避者莫
知追其死寇去兵甫肯來尤而效之先生移城中念族黨閭
里不置適經營虎谷破產為高壘其間歲有半報竣題曰同
閣無親疏恩怨賢愚舉任焉先生自為記刻石紀事閣制高
五丈廣方十三丈有奇其橫左右翼又各十有二尺而附益
之郭人身參尊其首厚其趾盡其心實其口明其耳目震其
股肱羅護其肩與背獨立不倚介然大將軍也掘井及泉備
糗糒畜炭藥列矢石挺刃重門擊柝堅壁清野一聞警遠近

勸其行何如鄒田馬氏曰昔布衣之士鄭有弦高魯有曹劌春秋書之戰國有魯仲連漢有杜子春史漢書之論其功肉食者未能先也今義士犒師則弦高之儔貞殪寇而保衆則曹劌與其倫使其遇變而當途用事安知其不與仲連子春同其烈也彰其義以勸善此誠令之職也令其行之哉令曰諸義士字大量陽城上佛里人弱冠從父爲賈韓家道尸編韋令名文英字本和涇陽人嘉靖壬寅歲令陽城云

虎谷先生至德碑　郭[illegible]

虎谷先生者張少司寇公愼言金鉻先生也先生嘗爲賢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皆稱金鉻先生而虎谷諸老人獨蘽其里以先生有至德不能忘曰虎谷先生諸父老志也虎谷在

瘴疫大作死者幾與殺掠等先生歎不能掩葬者爲藥餌起
病者散粟給粲以賑饑寒者所全活又數百餘人由是虎谷
之父老子弟以及婦人孺子僉曰司寇公活我微公我父母
兄弟妻子安望有今日莫不鼓舞歡樂已而咨嗟歎息至於
緊泣而不能忘也嗟夫士大夫未遇嘗慷慨慕義於其鄰里
鄉黨和顏色以相下不以氣相加一旦得志即睥睨鄉里凡
富翁蕩子婁婦孤兒率挑釁乘急設阱露芒利其貲爲已有
又招人獻納僞按紙而籍其業破人之家至無告以死者皆
是也亦豈復念鄰里鄉黨之死生緩急矣乎先生感發人之
善心亦可以少恩矣先是乙丑丙寅先生爲侍御以直諫忤
權奸與楊左黎周諸君子同時得罪謫戍酒泉命下借一符

走集丁壯盡踞其巔分甲署長置游徼懸機設礮靜以待之
寇凡四五過皆仰視莫敢誰何遂避而疾走前後所全蓋甚
衆奔匿不逮以死僅五人婦若女子名完焉然閤所取材也
宏用力也衆歷時也久先生雖世紳不富坐是鉼罄罍恥一不
顧也城之已復隍之周其里無一家一人不安堵樂業者甲
戌後寇犯河南及荊楚巴蜀殺掠慘於秦晉以是怨秦晉人
縱賊遇輒撲殺利其財軍中掠爲首功執詣有司不敢任問
或羈留移問勒令從軍討賊脅從覊族無生還理邑所謂走
遠方供俯仰者不返所俯仰皆大失望先生設方計爲乞印
文於有司各署姓氏里甲識所向往手削公牘泣訴數百言
露啟當事者以印文爲驗授謹幹力持以往遍走汴洛楚蜀
讀皆泣爾後生還

歎不蔽風雨曰何以妥神而課士哉且國家所需在賢才學校賢士所關有司六事之先其容緩諸繕材鳩工躬自稽覈不數月廟廡齋舍嚴嚴翼翼且出自權宜民固不知也其文明再新之會乎師生諸子言曰學有興廢士風係之瞻視尊則仰止切居方定則意念專侯之所以作新後學者至矣先生其記之予曰然自古才宦苟有剏造如亭廨樓閣臺館之類多有記述況學校乎然侯之修者學也記之宜也而士有自修之學當記焉其知之乎先正有言曰立學所以明倫也藏業所以出政也談經所以應務也是故學貴博孤陋寡聞非修也則以至鑿至瀆是記學貴約支離汗漫非修也則以切問近思是記學貴專鹵莽滅裂非修也則以操存涵養

居長往雖妻子不一訣別居二年酒泉人相感而伦放歸送者數百人至洮上不絕生熟羌聞先生至跪馬前然則士大夫知有先生而重齮齕者曾此輩不若耶先生至德在人之心何待表揚於人然閣中之父老子弟知先生不爲妻子後非此無以慰父老子弟沒世不忘之懷乃立碑虎谷道左以新從先生游知先生深非新不當先生意且仆碑礱石而待往返千里至鄴下求爲之言會新讀禮遲三年乃克爲之

陽城縣修學記　　王國光

夫學校帝王爲政首重之我祖宗乘運法古建學徧海宇然二百年來徹圮日甚修葺不怠紀載爲賢惜因循者十之七爲矣譬墨吏怠本巧吏違道俗吏緩文尚安整此豈張侯澂

斯其不負侯之心哉侯守嚴冰蘗惠流閭閻自有口碑則其得於學修於家者可知也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　鵬

澤跨河朔今隸冀南爲鉅郡其民儉質而力耕有堯舜遺風餘思士亦劬於文學無外慕鵷鶵鴻漸先後接武學在城東南隅宋至和乙未知州事吳中始改茲地元大德丙午長官段直重建中更兵燹僅存故址洪武己酉知州事李祥再創己未知州事王堅加飾焉櫺星門面城墉僅丈許墉高而門下纔及墉腹襟袍縮而弗舒不稱偉觀東西廡入大成殿兩廡簷陛墮地亭午亦漯黑不辨木主位次成化癸卯知州事陸偉雖嘗繕葺而址仍其舊迄茲四十年木蠹瓦脫丹白

是記學貴誠設僞崇華非修也則以反朴還淳是記學貴勤一暴十寒非修也則以惟日不足是記學貴成自畫中止非修也則以貫天人之蘊盡性命之微是記學貴用獨善成巳非修也則以慶際會與禮樂隆經濟是記由是升孔堂入孔室覩宮墻外望者不啻十百千萬棟梁絶學瓦礫百家始謂之修道修德修身修業而學之事畢矣非只廟貌齋舍餼廪爲也若夫呻吟佔畢雕章繪句以六經爲筌蹄以青紫爲蹊徑終身束縛於利祿之塲而無出塵之度下也不足以爲士矧況今上御宇四方多事求治甚切需賢甚急責有司振刷士習之飭養眞儒實才以稱安攘大計卽不科目亦優借焉其文學大新之時乎諸士其有以待之先達曰原曰楊由晉

舍凡六十楹講堂後建屋五楹爲尊經閣經史百子藏焉廡
學之東廣三丈南爲宰牲房爲神厨又自厨至北四十丈爲
射圃西廣六丈以近中二舍爲路南爲大門欲升堂與閣者
目是路以入路之西其南爲鄉賢名宦祠者二其北爲教官
廨者四蓋學之制斯備矣兩廡益十之二殿堦益三之二號
舍益十之五廟若學舊廣九丈殿舊五楹皆益三之一講堂
若閣則昔所未有而今益者越年春三月甲子日工告成計
用夫三百六十人官程日授廩無虛役者彩飾靚麗文文章
章儵有榮觀焉縣是青青者衿來遊來歌叫忭躍舞各自矜
奮殿墀有檜一松二栢二其大蔽牛皆數百年物貯陰下庇
廊廡諸生絃誦之餘憩息樹下談仁義說王道陋青紫而若

修剥而又若是隘滋無足觀矣正德庚辰秋八月丙子鵬按巡至潯叙德馬君汝驥以翰林庶吉士出守茲郡政成民和頌聲遐流鵬越三日戊寅謁廟與僉憲祥符谷君高揩既坐堂上鵬顧諸生曰惟茲廟學隘若是地殆無餘者與汝驥曰否乃導鵬行堂後隙壤彌望視廟與學居三之一荆榛蓊蔚鵬慨然久之汝驥曰某亦有志改作患無財耳鵬居數日舉郡故弊而櫛剔之得贖刑銀以兩計者千三百有奇汝驥乃悉心經營百材畢具分命判官張鳳以十一月辰役工始事伐石爲櫺星門東西廣十有四丈門之內鑿泮池池梁以石過石梁而上爲戟門門之內爲兩廡各十五楹中爲殿左右爲二翼室以貯祭器埤深十五丈殿後爲儀門由門而上爲

易俗之本歸性命之源修身正家不離彝倫則舉而措之明體
適用則今之法抑何異於古耶反是騈麗纂組文雖工特枝
詞耳溺心滅性爲蠹爲汙國家何須於士而學校豫養造就
之義亦荒矣高平古潞舊有學歲久不葺茂草頹壁風雨溶
震神無寧居士無誦聲嘉靖丁巳秋博平傅侯至周顧廟學
愳爲令圖時官帑既竭工力艱舉乃牒申臺省多方措濟乃
贖金之餘節供應之費藏石陶瓦鳩工選材以繕其事始於
戊午四月初七日閱數月訖成官無權使民無戚容由殿閣
而齋廡而門而池丹雘日晶棟宇暈翬宏麗炫曜絕於前觀
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見聖人也與古庠序無異而增飭振新
之功視昔加倍焉侯之政備矣教諭李君嘉應率諸生饒

汙抗賢哲以爲友共趍而之善也如或驅之而趾於爲惡也如或禁之穆穆乎化鄒魯矣汝驥喜曰茲惟我公作新之功也走諸生來告願有記鵬惟仲尼之道六籍詳焉鄒孟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諸生夙嘗有志於是無庸瀆告者然勞弗逮民錢弗斂下不踰數月以舉茲鉅役鵬何力於斯而馬守之政斯亦可覩矣因記之授諸生持歸鐫諸石俾後世君子知茲役攸始

重修高平縣廟學記　縣志

郭　鋆　高平

先王以道德造士庠序之教駢列森布迪以詩書陶以禮樂所以消融狃習以敷德暢化故後世稱治者先焉王教衰延晉之學湮於俗尚士騖文詞以獵取功名而不諳世務道之

將作養人才以副使用天下翕然向風陽城爲邑四依山爲
廟學設城東南學基湫隘室又陋小二侯謀曰教養之地視
德他縣是爲弗職以道使民林集役夜策基督工監以募賓
紀員中搆堂五楹高明宏麗額曰明倫左右爲齋十楹與堂
又搆堂東搆庖廚之舍三楹又即廟東隙地開廣路轉西至
之櫺星門於廣街於是廟之氣象學之規模太過於當
矣又增置祭器爲庫貯之是歲秋役興爲冬落成焉將爲
記刻石走書請文於訥惟紀事宜叙其實興學宜推其本謹
按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始爲廟以祭夫子通天
下禮制寖盛郡縣無大小皆建學尤以廟爲學焉由學尊崇
聖廟象學廟焉而不教夫學非制也皇上建皇極叙彝倫當

紀績以示風教嗚呼道德養士古之教不可復矣澤之俗素淳厚而其士習聞先王之風必有不牿聲利不溺文辭繼志德誼以修身正家期效世用者自是益礪厥修澄心以濬源體事以踐迹挨義以摛辭通物達倫名實相稱用之經世屬辭處變禪贊儀化澤之學其盛與且澤介潞澤實冠蓋文翰之區風聲所誕聞者易慮相劘相噓翕咸雅尚以爲太平之象與覩先王之道著焉此固侯新學之意也顧多士勗其處焉

陽城創修廟學記　州志

宋　諤

上家丙海之元年山西戴定語羣臣選材賢爲郡縣官以撫慰之陽城得知縣李侯常錫昉侯渭明年縣以治聞又明年

慶川濮州屬縣自皇明定天下即建廟學歷年至今大成殿
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室皆穿剝弗治事神育才咸失其
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涖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
修遂謀及僚佐以農隙伐山取木陶冶瓦甓與凡作屋之不
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益塑像新櫺星門次及
明倫堂兩齋皆新之棟桷覆瓦圬鏝丹碧之飾壯麗光彩巍
然煥然皆有加於前以至神厨牲房與凡士子會食退偕諸
舍悉皆增葺經始於天順三年二月訖工於是歲九月教諭
釁瑄訓導郭堅陳佑俱預勞勛竣事因進士張瓚求記余曰
學校乃爲治之本自虞舜有典樂司徒之官以職教事至夏
商周學政大備於是有小學大學爲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

撫捕疆守之際獎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興學
身無負於開迪之志樂育之德也爲邑知重學校典爲學知
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哉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
學養脩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使士羣居族立爲
言語文辭之工欲成就人才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爲
道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詩書春秋之外亦不離於綱常
學爲之綱即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乎小學文藝之細以
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
鬼神之著係於教爲甚明係於學爲甚切嗚呼微矣聖人在
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鳳麟寶不寶於金璧正人端士濟濟
蔚出明斯道而濟斯民爲邦家太平之屏翰也此論不辭而

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云於是乎書

沁水縣廟學重修記　　楊一清

吏部右侍郎沁水李公叔淵以公務道江南授簡於予曰吾沁水漢縣也初隸河內郡後改置廣寧永寧郡縣不一隋復故縣名隸澤州唐宋以來莫之改元至治閒又省端氏縣入焉國朝因之仍隸澤州學本宋建詳莫可攷金元皆有重修碑記具存元末燬於兵遺址鞠爲茂草我聖祖混一宇內文教大興洪武三年縣丞亳州陳德奉檄重建廟在學右草創之初畧備其制而已永樂三年知縣富陽章君聰改建大成殿兩廡稍爲壯麗正統四年知縣臨朐姚君璉始遷學廟右改舊學爲師儒官廨景泰三年知縣薊州張君昇重建明倫

學八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在乎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有學校求如三代之學[illegible]闡焉蓋三代聖道大明故教法有其本自孟氏殁道既不傳政教法失其眞焉宋二程朱子則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達夫諸經之精蘊其歸亦在學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其爲教雖明然屢爲厄言所扼故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皇明文運大隆於是內建成均外設郡縣學其教人之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說以達於古聖賢之道由是學校之盛有以復三代之盛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知爲政急務乃大新廟學於事神之道既竭其誠而爲士子之游於斯者其

其曰對吾黨小子責也子嘗督學山陝以風教爲職其執筆無讓乎哀病久謝筆硯辭弗獲乃爲之記曰方今上自王畿甸及四海凡郡縣所治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宣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爲之配其他從祀則孔子之門人及先漢專經之士與道統之傳周程以下諸君子咸就列焉其所誦習則易詩書禮樂春秋論孟子大學中庸之書其所爲學皆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求至於是而所謂科舉者則徒藉以進身行道之階夫聖神如天廟之修否無足爲之輕重吾道之在天下如水行地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則治教之休明亦豈係於屋宇之觀哉顧爲郡縣有君師之責而使本原之地簡陋弗治上無以昭夫妥靈揭虔之誠而下

堂增置南北號舍嗣是閱歲寖多有司慢不時葺尋就圮壞
宏治庚戌知縣長安王君輔始至顧瞻嗟咨銳志興復越二
年王君予邑事就緒歲乃有秋乃屬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
金攻石設色之工各掄選執藝事以待盡撤故宇而新之工
半而憂去丙辰洛南楊君範繼爲令志王君之志益求善工
葉材涓吉將事躬指畫程督之又三年己未厥功告成凡廟
爲大成殿五間兩廡各十間聖賢俱肖以塑像爲戟門欞星
門各三間學爲明倫堂五間號舍二十間他所宜有者爲神
庫廚爲牲房爲庾廩爲官廨以次修置悉完且美於是廟學
之制煥然大備矣念惟吾邑疆域廣袤有山川自然之險其
民俗朴而好義文化所漸絃誦不絕豪英翹秀競顯於時實

由辛丑進士授樂亭知縣徵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副都御史進今官勳烈之建未可量云

創建聖謨閣記

吳翺

聖謨閣者藏我朝列聖所頒諸書而作也書有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三編太宗文皇帝御製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凡若干卷為屋重四霤八楹十六牖百八十桷廣三室高倍尋瓴甓塓墁丹堊髹漆稱是謂之聖謨閣者取書所謂聖有謨訓朱子所謂惟聖之謨意以是遵也始于是年七月壬子畢於十月辛未先是學舍隘陋前書置之東房中且晦汙尋至遷逸正統丁卯領教事至嘆曰古人藏象魏拜六經欽服寶藏以知所

無以作其礪行淬學之氣以禮爲國者宜不能旦夕安也然人之趨向才力不同類數遷亟罷多無恒心而形勢之廹利害之怵又有以奪之日汲汲於簿書逢迎之間以逃罪免過之不暇其有能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如前諸君者蓋亦鮮矣是烏可不書抑世之求記修學者非自叙誇伐則博士弟子取悅有司故多浮文溢美而亡其實未有名鄉大夫憶前令尹之勳於數十年之後而圖其不泯如潘永者諸君子之善賴以益彰而李公之用心不既廣叢盡遠才正學須持憲歷中外所至興學作人力振風化功在尊吏實多況梓里之近其所以加惠鄉人子弟者宜乎厚矣記書之圖始其一端也故併書之自令伊始凡令於茲而不能修

風化之一助云爾而曰徒以是爲奇觀非予所敢知也僉曰若然匪特不爲文具實作人之具矣晉等失對敢請書諸石爲記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養蒙

吾澤據太行之巓南俯太行蓋三晉一巖郡云士之起膠庠儀上國者彬彬乎後先相望也州學之建舊矣重修于正德十六年歲久不飭浸以敝郡守大夫韓公甫受事謁廟退即學宮延見師生顧而嘆曰廟畝如此其何以妥聖靈光俎豆不治且將圮此吾守土者任耳乃進文學博士王化李遇春王崇簡謝試暨弟子員孟養重趙友益輩謀新之值初政倥偬未遑忽下雹爲虐廟竟就圮大夫悶然曰吾罔虞其有此

當重也矧今朝廷所頒製者乎尤在所當重而簡瀆至此爰圖於泉必欲搆一閣以貯之然專於簿書期會者覘以爲迂且不急始予命設木局內儲講堂離位則室坎位則背震兌位則仍亙房之潰也必不已委倅庀材積以歲月樸拾棟收焉工募傭以苟完之再閱月而竣事有衛子荊之善而無田宏亞之費也時州守倅衛將士咸至酌而落之捧其書藏之上方泉具是瞻喜曰斯閣之建當學宮之中浥以泮流翳以松檜工而不侈華而有制奇矣哉又諸書之頒舊矣未有建謀以壽之如此者可不鐫文以紀其盛嗟乎予之爲是豈務奇也哉夫工而不侈規於道也華而有制酌乎中也藥藏諸書存乎敬也亦以資之以爲教使人皆知經所當尊達夫尊

何一旦籍名遺會狗狗泯泯卒所建豈甚者舉平生所誦習
爾弁髦之餘執營私譁衆躋膴以論聖門蓋稱里閈且姍誚
焉懔士習而若此也微將何極寧獨學宮微也乎哉學宮敝
爾修之大夫事也大夫任之矣修士習以稱塞大夫雅意吾
辟豈其何辭之與有故遊精道德之塗棲息仁義之域勤思
學光明宏博之業異日踐文石履赤墀清廟明堂爲梁爲棟
使人按籍而指之曰此澤產也此賢大夫與學所造士也豈
直地以人重實惟賢大夫之光大大夫遂巡謝曰澤固[illegible]虞首
善地耳俗淳厚其君子深思重名節一敝于五代宋程伯淳
尹茲土正學倡教士矍然顧化迄今尸祝之夫古今人豈相
遠哉不佞待罪守臣日惟化民成俗兢兢念無俾于多士多

丞請于兩院藩臬重修之俱報可于是鳩材庀工諏日興事費取諸羨鍰而官不匱民事于繇役而私不告勞僅兩匝月廟成棟宇金碧巍如煥如視舊制尤爽塏閎麗云廟左右兩廡則歆者正之闕者補之漫漶者丹堊之後則明倫堂齋房悉從繕葺前則戟門高揭泮池廣濬朱垣之外樹以松梧槐李煌煌哉學宮改觀矣是役也肇自萬歷甲申九月寒冬轂工者三月餘至次年乙酉莫春告竣大夫屬予紀其事予惟齊魯嫺于文學乃其天性大夫起東齊世以三禮承甲第文章醞藉凡百可師蒞澤閱歲無日不討多士而訓迪之固已身爲型範口振鐸音矣區區土木之事豈急欲動石示人哉蓋自國家以學校儲材以經術論士士非此塗無繇進今褒

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
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
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
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
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
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
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
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
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
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
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

士本深思務正學犁然當于世用此自帝風所貽眞儒教澤所漸不佞與有榮幸誠厚願焉胡敢居功嗟嗟眞長者之言哉吾庠士勉矣疇昔所自許寧有待而後興矧賢大夫色笑以教所以相待又不薄有不睹廟思行矜奮好修者非吾徒也大夫名容字可受別號岱野山東青城人守澤多善政不具論同知朱宗周判官蕭守卿吏目劉宗仁督功均勞例得附書

高平儒學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

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于文藝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哉

重修儒學記　李遜學

著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著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

矣道不明而欲望治化之盛難矣哉我國家崇儒重道立學校徧海內以甄陶士類俾之講道以端治本以移易風化殆今百五十年餘仁薰義蒸蓄深且久也往歲壬申大盜起畿甸突至西晉勢急然甚酷中間忠臣義士烈婦貞女奮抗節不少詘辱何耶理道明而治化素盛固宜人人克自奮激也顧民方殿屎之餘性易遷誘士或波流風靡不審所趨嚮而文植學舍頹敝如高平今日然者施教無所退息無地若不更新制作其罔有忝稷其為吾道之病豈小耶侯視篆未期即祇若德意以興修學校為講道宏化之本可謂急所先務矣學者誠由此而愈加淬礪以求不負朝廷建學與侯篤念造就之意則彝倫敘而人心淑教化行而風俗美利用上下

澤州高平儒學建置東南隅歷歲既久棟圮榱敗幾不可游息斯文病之正德癸酉冬進士龔侯進以制劇宏才自太平改令是邑下車謁廟瞻顧亟圖修復遂昕夕規畫鳩工聚材爲備孔預已乃語僚友羣屬革言三就卽事事以舊址淺狹買民地拓而新之爲大成正殿明倫堂各五楹增建廊廡五十間號舍四十間除道戟門東西齋庖湢庫廨峻整倍昔冢𨫼奎光樓櫺星門及泮宮文廟育賢大成街諸坊牌既而鏤板揭示以廣他日湮廢慮無遠而弗届制無微而弗周財出措置而不費於官役多傭僦而不勞於民甲戌春三月經始[illegible]宅逾月落成壯麗恢宏改觀增耀蓋盛舉也教諭史章暨羣弟子冀德侯振作托都運畢公天節馬子言告諸後夫涉

歲己巳余膺擇蒙蒞澤之初即以黌序之務首詢諸屬余於時已知陵川之學別徙於今之所建而前後功成之自寔有不容於易易焉者陵初有學僻處城隅狹隘規模僅足以修祀事且垣墉逼水日就傾頹嘉靖丁卯邑尹孫紹先倡議別遷乃以邑之淫祠請更於當道其殿與廡制仍祠舊購祠旁隙地將欲為堂為舍為齋為閣為櫺星事方經度而孫以遷行中輟者踰期馬尹宗孝來知邑事鋭志纘成飭材以備營又復踰期既備乃舉凡曩時之所欲為而未就者悉加增置殿左有祠以祀啓聖殿右有亭以藏御銘有庫有廚有名宦有鄉賢有齋宿之所凡若干楹鑿地引泉甃池為泮泮前有屏屏前有門門之東西樹之卓僕其森嚴之度宏遠之規是

並受其福豈不益隆盛治於無疆也哉昔鄉校不毀鄭國稱善泮宮既作淮夷攸服學校裨於世道其重如此侯之賢可知已蒞任太平嘗築城甚堅完城廓所以衛民生學校所以復民性生養咸遂政教兼施二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侯悉舉之矧他政皆卓絕可書然則侯尚可以一時人物論哉於戲使天下有官守者皆侯若人焉無患乎其治之不古若也時協力贊襄者則縣丞趙寧主簿劉一中典史陳洪彌心補畫者則章與訓導馮景陳鑾云是爲記

陵川縣新遷廟學記　　顧顯仁

國家郡邑寰輿並建膠庠以儲俊乂匯徒陶鑄人材以爲任使之謀而已以淑人心以維世教而士君子所以修政立事

重修天井關孔子廟記

賀盛瑞

夫議論恣不經之疑君子所諱忠賢抱千古之憤君子所憐若夫存議論於不經予忠賢於千古又君子所以寄其德不忍可以異言也天井關志夫子迴車石迹異甚矣夫石不變其堅聖不變其常飲羽已誕剜車迹又剏夫子耶然君子存之毋亦以物之異民所疑聖之常民所信舉至異屬于至常庶所疑奪於所信其亦善用異矣雖然天井實夫子所不至又何諱夫子不至而傳其迹至今則君子有隱意矣今夫賢人竭忠於國亦願一日之知乃鳴犢舜華顛亦冤死嗟哉此亂世多阨賢而夫子絃歌寓悲也同調之士俯仰古今其能忘情也哉北瞻晉陽南顧河流撫事感時淒然在目是至人懷

賢孫君之所未議者也而馬君成終之功則於孫有賴焉二尹從事於陵雖陵之因革不僅僅於斯而即其庸心於從本者如是殆亦可以觀政也已陵之二三子因茲興起入爲善士出爲能臣展究洪猷以廣化成之德意其有不稱我國家任發之心也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丁卯之夏告成于隆慶庚午之秋歲閱四周方能就緒歷時雖久費弗及民馬之所以善成其終者可爲難矣一時相與協謀參畫以有成者則僚友蕭廷瓚王制吳朝聘與前趙應而已耆民張祚徐燧曹應夏往來奔走以効趨事之能而董其役於義官則趙思禮之功亦有不容誣者訓導卞君贇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率其徒王鳳翼請余言以記其事余來也晚從遷之謀雖參

呂公鐸志欲修廟是時正建外大門五架三楹門外立牌坊
三空扁城隍廟三金字未幾以事去官餘不遑及也宏治庚
戌二尹白水劉公澤謁廟首倡重修議責允中輩董厥役咸
勤慎稱任使募緣境內得錢帛銀穀若干數罄所有易材鳩
工辛亥春翻修正殿五楹後主廊寢殿共九楹飾以琉璃脊
獸殿之左爲齋堂右爲官庭各三楹兩側相向左爲神廚右
爲祭器庫各三楹舊東西兩廡總一十四楹今各增其二三
門仍舊南向增塑侍從鞍馬象左右翼以儀樓共六楹上懸
鐘鼓門之外東西爲畫廊共二十四楹繪以出入儀仗隊歲
丙辰蓮幕曹州李公聰覩凡所未周者復贊襄工力完美厥
事殿宇高牖金碧交輝規模嚴邃起人瞻仰視昔加盛矣允

人所入境而與情徘徊而不能還去者也故君子志前事於不經之石迹蕊使臨河之嘆長存兩賢之死不朽亦弔古者之極思也嗚呼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是以惓惓致警惓惓於詩人也歟予故謂託廻車者其有深感也夫其有深思也夫若曰其誕吾不信也則君子知之矣歲久廟圮命工重新後之登臨於斯者其將覽其意而盡焉

重修城隍廟記　李 [illegible]

歲宏治丙辰春致仕河泊宰王公庸字允中者率耆宿奠圮陳雄衛寵暨弟士路得順謁余謂邑之城隍廟自國初創建以來閱歲既久傾頹寢半適者吾儕承　有司命重修補舊增

補于治道多矣至于果能禦災捍患福善禍惡固神之靈亦
神之責感通之際固自有不可得而誣者焉則神依人人敬
神兩得其道矣嗚呼而今而後來官吾邑者尚恪修禮典無
負我聖祖事神福民之心哉廟則隨時補葺毋坐視就圮以
重勞民傷財職斯盡矣若假修廟以希私祐是瀆神越禮福
未得而禍隨之也瓊其宮而瑶其臺夫何益故曰古人不作
無益又曰鬼神不享非禮

高平重修城隍廟記　楊應中

我太祖高皇帝神猷睿識超軼前古既爲天地神人之主即
罷前代不經之祀而惟郡縣城隍巋然獨存且春秋與社稷
山川風雲雷雨並祭又命主厲壇祭其所倚毗之者甚厚凡

守輩求傳之永久而余爲之記也固宜余聞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古先哲王以禮事神于所當祀者謂之宗祀則載在祀典所不當祀者謂之淫祀則毀而黜之至葺祠宇歲時祭其心無非祈神以福民也高皇帝混一之初詔示天下凡在祀典之神悉去前代瀆禮不經之號名號簡尚爲正之况容所謂淫祀哉又爲定制凡官員之任必首謁城隍與神誓以幽明相助禍福相應對越間雖昏庸之甚中亦知所警矣聖祖之心亦無非祈神以福民也若澤若聰能以修理城隍廟爲心允中輩能以受托勤慎爲心亦皆知禮而有得者也庸非聖化久而漸被之深與城隍之神即郡邑上神正所謂宗祀者海內一山一川皆有神物以主之况郡邑之大

五徹殿之前捲亭三楹亭之前爲月臺臺之周皆欄以石左
右焚化亭各一座臺之南石橋一座石鐵獅各一對東西廊
二十六楹中爲樂樓三楹樓東西鐘鼓樓二楹樓東爲道院
七楹齋院南爲官廳五楹樓西爲書房十二楹過亭三楹寢
宮之側東西斜殿六楹內祀藥王濟瀆高禖等神不知始於
何人乃黷亂如是予悉命徹之仍限以垣墉以全神之尊東
西廊十二楹廚庫四楹四周皆以甎石爲垣大門外並東南
綽楔各一座其一則予所區靈異者也工始於嘉靖庚申迄
今近三十年矣中間雖時修時止而規制宏偉丹堊焜爛則
於今獨盛云是足以妥神靈稱崇奉矣予竊念有國家則有
民庶有民庶則有城池是築城鑿池所以下衛民生上爲國

守土之臣蒞任必謁歲時必謁有祈禱必謁豈非以禦災捍患福善禍淫爲一方保障而然乎高平有廟在縣治西金大定癸卯創建元皇慶癸丑一新之入國朝宣德丁未王公惟一一新之正統辛酉張公璣一新之然而因陋就簡規制多未備也嘉靖庚申儀封張公鹵志欲修葺壽官常价常紳捐貲助工寶董其事及萬曆庚辰長山劉公一相見有圮壞而廟內肄業諸生徐行常依仁具呈鄉民楊汝聰常嘉賓等協謀殫力飭舊增新肆予之承乏也值天災流行歲復一歲而高平徼神之福往往雨澤居先荒歉未甚薄有收穫國賦告充予得少逭痌瘝者秋毫皆神惠也中心感神之靈已命匾其坊曰靈異用彰神之陰隲下民矣諸生復以記文見屬茲

來司命愧循良與神表裏相陰陽神不亨遺默贊襄頻年饑饉蒸黎積瘁顛連在任踣且殭高平幸而薄菑傷流來赤子爽鳩旁何分彼界與此疆嗟無衣兮給之裳嗟無食兮給之糧俟歲稍康復故鄉維神吾民不遑將匪神憐孳更何望戴此廷議中心藏廼新輪奐翼宮墻廼顏綽楔靈異坊歲時伏臘集中唐於粲灑掃薦牛羊式陳桂酒奠椒漿伐鼓考鐘聲鏜鏘以享以祀發輝光願神陰隲時雨暘多黍多稌豐穰穰乃求千倉與萬箱我吏我民何敢怠勤碑昭德膚功揚噫嘻萬古常流芳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田鐸

王解人也以忠勇輔昭烈志欲殲滅羣雄扶持漢室當時奸

家其爲功也鉅矣况聖祖勅之以監察凡四境之內孰非所照臨者乎有檢身若浼者是有司所欲褒揚也亦神之所眷佑也有長惡不悛者是有司所欲懲戒也亦神之所厭惡也以至三時不害百穀用登雨暘燠寒不愆其期是神之顯其靈異也有司者與有藉賴焉若淫雨烈風旱荒螟螣枵腹裸體者轉徙溝壑是有司者失職所致也亦神之恩愛曲處因以警戒之也念及於是凡我有司及而士庶有不竦然凜肅懋敬乎則夫廟貌崇嚴昭事之誠恪固我有司責也亦爾遐方之罔以爲責也乎既述其詳於麗牲之碑復系之以詩曰

猗歟皇明統萬方天生聖哲宅君王監元黷祀亂綱常一洗滌之清八荒惟此築鑿曰城隍國家民庶賴保障帝命監察

人不敢以兵力相拒但以書柔媚之王以直處之而不屈遂僭王于不祿非王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此忠臣義士懷千古不平之忿王雖逝忠義充塞于寰宇此天下後世慕王忠義咸立廟以祀之王已逝矣人皆祀之非勒之以威逼之以勢也人以忠義慕王也今釋氏以王為伽藍道流以王為四將皆妄也不過欲假王威靈以惑其衆耳陽城為邑在太行之麓城東西關俱立廟以祀王與其禦災捍患以保障斯民亦王忠義中事也民之祀王本以忠義禦災捍患乃其餘事也茲廟歷年久矣其殿堂廊廡為風雨摧擊圮壞者甚多凡值春秋享祀不足以展事神之禮一旦里人欲為更新之舉謀于里人藩司令史畢鳳縣掾田荊二人慨然服其事遂

詭之徒皆鴟窺漢之神器天下羣英明目視之而莫能救惟王以昭烈爲漢之正裔挺身結納欲伸大義于天下會昭烈振號令於徐兗曹操忌之挾王室之威權以重兵壓境昭烈兵潰眷屬見掠于操兵王屈身事操非昧于所事也衛昭烈眷屬而然也而後主亦在掠中雖日事操而忠義愈彰王卽約操立効以歸漢遂以單騎取顏良于萬衆中効則立矣王不食言以書白操欲歸操以金幣厚賂之王終不受一旦衛昭烈眷屬以歸於斯之際操之兵非不多也謀非不給也終不敢以襲王王非以神異懾之也非以智術籠之也特以忠義震之耳鎭荆時有襄樊之勝威聲大振曹操褫魄遣人以書和解王以忠義諭之孫權膽落命使以禮求婚王以嫚詈

殭扶以歸公復築室墓側獨處嘗墳食藿斷其鹽醋形容顦
瘁鄉人見其不食滋味又恐久之而成疾約數十輩踵瑩懇勸
再四堅執不從由是鄉人感其孝無間遠邇供蔬果煤炭遺
塋土厚水深每日遠數里汲水鄉人往往送水煮粥孝子心
不自安乃去墓北百步許掘地得泉水湧盈尺足具一日飲
食之用人以爲孝能感神墓在兩僻山嶺之間非周行通衢
過客聞其孝不憚跋涉多往顧焉兼饋乾菜乾菹用不能盡
人以爲孝能感人母性嗜西瓜孝子冢邊種瓜蔓延冢上二蒂
並生狀如兩岐之麥人以爲孝能感草木三年不入城市不
與物接誠孝子中之翹楚也成化辛丑十一月二十三日服
闋鄉里數百人迎孝子歸第適丁內艱效君子不沒人善

鳩工募力以興其事王殿三楹泰伯宇三楹凡其妝金繪飾年久爲香燭烟靄薰觸盡爲污晦今而重加繪飾廊廡門樓之類舉爲更新凡几案器皿損者修之缺者補之其規模制度煥然爲之一新功肇于宏治乙丑歲五月十三落成于是年七月十五功雖速人不煩勞事雖舉財不浪費里人咸義之於是畢輔田積畢福田禋原守中孔福輩請書其事立石以記之予因其請而書之

吳孝子茂傳　楊繼宗

孝子天性孝弟父諱英景泰六年卒於家公甫七歲母李氏成化十有五年亦卒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過禮顛絶方甦既葬始蔬食水飲塚上自造草舍一間僅可容寢處居

終歲率子弟而城無休已也張君雖唯以聞中丞臺御史臺
纔可屬按察賀公督部蕆其南以城屬張君而檄不佞達員從
旁以贊其事自三月至十月張君遂前東西二面一撤而新
之費官錢纔五千餘緡而城高三丈五尺方廣五百五十九
尺敵樓凡十有三堞凡若干所為雉若干升高視之若自地
出矣達員曰為邑非不獲上而能使其上即安之為獲也為
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為用也城覆土而土焉覆
甎而甎焉圮者築之舊者新之即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猶
日以佚道使之不賢於餙厨傳盛供具稱過使客意者乎而
吾倫得不勞民傷財之名父老子弟督過之則曰我非不欲
而諸長吏者從中制我也此逆旅舍視其官旦夕視其民一而

之意特作一律賛其孝云時成化十七年也

陽城縣新甃甎城記　　　　于達眞

漢書河東郡有濩澤縣今爲陽城城圖五里高三丈五尺云蓋巖邑也沁水出其腹濟源襟其前覩郡城爲右屏爲城東西面故甃以甎而南若北竟以先凡勞中廢猶覆土爾夫城盧也二陽之隙全邑住之何彼此也邑故擅釜鐵之利而太行山澗間往出礦錫河北諸郡一一不逞子弟陰窺其利時有憯不畏明之心在昔鱷山之役勤勤王師繹騷兩邑今安可謂前事已往後可無慮而羊腸九折阪爲盜之所必不窺也邑人大冢宰王公蓋嘗憂之謂今令咸陽張君曰此何不延甃而堞之即二二面雖金湯無益也是在邑令此其役爾不然

保土城南北不足一里東西僅三里歲久頹敝者半徃歲亡
命大猾嘯聚近千據難川爲巢穴刼奪村墟煽動遠邇將五
六年且易覻城垣數數窺伺民驚怖四出至勤官兵一勦地
方一大厄也然而城卒未能治焉前尹李君涖此留心民隱
初署於費稍稍補飭五年間城中積贖穀三萬餘石鄉落稱
是謀易銀修葺乃以被召去不果萬歷五年新尹張君至復
慨然爲憂遂咨於父老議增繕且決策用甎僉以爲然即檢
倉庾積穀之紅腐者竝庫餘金得若干請之當道皆可之於
是以六年三月起工撫臺高公御史臺田公臬司賀公謂前
費不足各出贖鍰助其事澤守于公徃來贊襄稿至再遂以
十月城成初意費萬緡及其成也僅五千有奇且値歲饑民

何廢之能與何務之能舉哉大家宰以印安用其邑令張君又能善用其民中丞御史臺建藩陳臬舉是役而畀之邑之所以有成城也張君名應詔丞衛允中簿劉甲尉孫儀法得書云記曰人亦有言淬劍思利築城思堅有傚其城肇自冢宰擇令孔賢令用其民登之衽席矢解倒懸既興百堵囷灰於石因石於山荷鍤如雲揮汗如雨迄無退言役不後時歲不愆期厥謀萬全卓彼巖邑高墉崇雉層臺指天王公設險無疆維休於萬斯年

陽城縣新築甎城記　王國光

陽城在太行之西南秦漢為濩澤縣迤西澤城里是邑魏元符中徙今治唐天寶乃易名曰陽城邑山谷八九居民耕種

籌慕夫躬督不怠遂底是績事省而功倍暫勞而永安巍巍焉庶民之高勳與新城稱不朽矣父老以爲然因書之石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張慎言

甚矣古先聖人治天下之法至神而不可測也旣爲三事九列內外百執事董治臨御之仁義道德漸摩化誨動其不容已之心復有刑政法紀制其未發之姦使之益有所不敢夫動之不容已之心故天下多君子使之有所不敢則天下不至胥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福善禍淫之柄與道德刑政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並治幽明交有所制使百姓皆可由而不可知天下賴以相維而不亂三代以來率由斯道我國家典制宏備天人神鬼之罰淵

以雇役活者甚衆父老請諸當事者記之而諸君謂余邑人也遂以屬余竊謂國家疆里天下先吾意城守者謂天下無事即外戶可不閉假令有他虞則非金湯不可顧今日之有司不然者其弊三冦至惶惶然曰議修築稍平則棄置不講此之謂踐因循之轍惜費於一舉徼利於一時而歲銷日耗不恤此之謂狃目前之見避嫌者顧經費不斷者阻浮言非之謂無任事之勇築室道傍又何賴焉乃若是役也鳩工斂財出納有經有稽未竟歲而旋得全城高三丈五尺厚半之圍五百五十有九丈堞雉視之樓櫓內巖涵溝外固襟被周密風氣益完陽城之民何厚幸矣有備者無患宜吾父老之論也夫預防者智士之柄幾共濟者仁人之石畫大中丞

雞風雨不致廢此何以故御史大夫而下耳目所不及障蔽蒙之功令固無足怪神貫照臨之任百姓之水旱則聰明正直之謂何矣匹夫婦祈望於神甚於社稷山川百神之祀而歲時祀事孔明苾芬蠲潔亦百倍於他祀可不鑒歟不然者復亦如諸大夫坐視塗炭則匪惟聰明貫翳且塞亦不仁之甚矣抑何以仰承上帝之靈爽乎士民之牲璧又無論已蓋往從之交默幽之典禍淫之權三資者廢而天下亂矣邑老郭邦藩王一愛等敦勤樸謹爲里所推能始終其事再講而新之要使守土者暨人士齋明以承勉爲善以無干神怒而降之福其必由是也夫

西曲里建關帝祠記　張五典

乎不可廳度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盡之矣故生者所以死也事人者事鬼之道也不知其幽視其明今自御史臺暨臺使者監司以至守令簿尉奉詔書符檄而輕重布之小大相維百姓俛首戢志安焉各聽於其上是何肅靖之至於斯也天人鬼神之間殆亦如是矣國制都城以至郡縣各有神主之曰城隍封爵各有差視諸祀蓋權尊而責重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非是者不稱厥任守令以道百姓咸聽命焉雨暘災祲守令之貞淫民之匪彝若功令所漏神得奉上帝之命陰制之以助法度之窮賢人君子暗室屋漏之中對方寸如對神明神之靈能奪人之耳目心志陰褫其暗室之奸而風雨災祥之故又其小者也非

躬於隧中說者以爲古今第一奇事雲長之識昭烈何異於昭烈之識孔明何論者不能同類并稱之也至於徐州之戰受昭烈妻孥之托犇敗之後何難一死以明志而委曲歸漢以全夫婦君臣之義此豈悻悻小丈夫者之所爲哉深謀遠慮又有出常情測度之外也及西蜀既平荆襄是鎮毅然有廓清中原之志而東吳造釁阿蒙掩取葢天之不欲祚漢非智慮有所不逮也正直剛大之氣鬱抑而旁發者豈能瞑目於九泉於是在天之靈磅薄於宇宙之間質之若臨呼之若應上至天子下至匹夫無不敬畏而尸祝之者前代加以王爵神宗復尊以帝號猗歟休哉名與天壤俱敝矣薄海之內自通都大邑以至三家之聚無不廟祀里中舊有帝祠附在

自古英雄之士樹節烈於當時而垂鴻基於後世者代不乏人至於神威顯赫歷千百世而不磨盡億兆之人心咸歎豈而尊奉者蓋莫如關帝云帝當炎漢之末左右昭烈以蜀成鼎足之業厥功懋矣而當時之所以稱帝者不過曰萬人敵耳曰勇冠三軍耳曰威震華夏耳曰明燭待旦語其節耳辭曹歸劉語其忠耳立功報効義釋曹瞞語其信耳至於帝之神識淵謀度越千古自漢以來未有能窺其微者漢室不綱羣雄割據當時知勇之士視强弱爲向背昭烈雖帝室之胄乎然伏在草莽無尺土之階一命之榮誰肯委身而事之者帝傾蓋逆旅一言契合千載盟心間關於顛沛流離之中而不忍去此豈徒以意氣相期許如古俠士之[illegible]哉蓋眞知大

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清畫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
兵堵截使賊不得過太行乃為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
南武安接境之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
俱為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
武亦宜行劉泉張達備之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
得旨賊入平陽三路令劉泉張達分兵邀擊且嚴戒諸將遇
靈石等處險隘各血戰立功無復延緩取罪賞格可大書刻
印遍給軍中曉諭是日我軍與賊零騎遇於孝義縣師同擊
斬首十三級賊督北徙

開墾屯田疏　張慎言

開采鼓鑄臣已言之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畫

佛堂之左其制狹小且非專祀鄉人張鴻基等倡義建於歲湯廟之西規制宏敞體貌森嚴里中歲時享祀而瞻仰尊奉之誠得有所寄於無窮矣余因記作廟之始末而并追繹帝之神識淵謀以闡古今所未發之秘或亦有鑒於帝心也

太原南防事宜五邊與則　　徐日久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俺答阿不孩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上以京兵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賊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檄行劉臬張達將見在主客官兵摘發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於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由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張蘭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

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爲永業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況奉行不善其弊追呼拷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億所怨田產指非屯爲屯又以屯爲非屯天下眷眷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諸臣議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於原勅內添設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卽請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遺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卽僕族之長者贖故產以與之不久亦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歸之舊軍決不能奮

爲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民棄而不耕者不知凡幾畧
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不
求其故而欲驅畢荒殘破之子遺樂利而饁婦子於南畝使
使之輟耕歎息而已而漫曰開墾不已左乎今日之政但使
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
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貫朽粟紅之效然是蘖
是褻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於免
盜賊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難言矣前縣丞洗時其言
亦持之有故顧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爾
核之不止無屯且并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田畝
舉處卽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又祖制屯田膏腴如山

公室之徵輸私門之收債新縣新穀剜肉醫瘡故秋斂之候力本之民方罄囊而還旋執劵而貸禾稼瀰野囷無半粟年穰大有室如懸磬若此類蓋十室而八九也今歲春雨愆期二麥薄收所幸秋禾頗茂無不延頸以冀有秋奈何六月以來亢陽肆虐苗稼盡槁禮記云中秋之月令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乃勸種麥今田野荒涼無可收斂矣菜無可蓄矣麥未布種矣前此蓄積已無升合之餘後此生成尚有數月之遠東作徒殷西成無望俯仰何以卿生賦稅于何取給壯有力者負襁而賦仳離豪無賴者揭竿而呼庚癸至于驢騾牛羊慮芻秣之不繼百十為羣爭售于市目前光景如此過此以往九月十月以至來歲八月將何以為苟延之計哉蓋嘗

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墾查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冊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編賦僉馬諸項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以輕今或使賦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餼羊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敕令諸臣講求要使窮變通久無太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兼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救荒議

韓　范

不膺忝邑廣踰數百里崇岡峻嶺邐迤盤踞其土地則高亢欹側磽确瞵瘠非有廣川沃衍之饒也其物產則黍粟桑補

或處本平糶兼聽博訪早爲裁決語曰備之于未荒易救之
于既荒難今已荒矣救之當如拯溺如救焚則後時宜戒參
昔宋慶歷中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
紘曰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今元元之命懸于呼
吸尚可拘泥文法激西江以潤枯鱗乎宜假以便宜責以實
効凡事可獨裁不必關白或奮筆批允窒礙難行者不妨隨
機措處先發後聞如奉文蠲免矣則查所轄被災里分戶口
貧富而調停斟酌之某上上不免某中戶量免其下戶全免
如奉文賑濟矣極貧次貧何以稽覈使無冒濫或遠或近何
以調劑使之適宜或以銀或以穀或以粥隨其所便而賑或
一里或一村或一戶聽其自相爲賑勸諭積粟之家崇獎尚義

覽周禮荒政及上下古今所稱畢討之士救時之臣蒿目而
憂鼓掌而論難言人人殊總之不越蠲與賑兩端夫當此偷
歲必不能以惟正之供責辦于畸羸之民然宗藩之祿持戟
之餉方張口待哺何以給之則請蠲難啼饑者動以萬計望
救者至以歲計今府庫之財倉庾之粟能隨取隨給乎無米
而炊即巧婦何能措手沉痼之病豈一劑所能收功則請賑
難語曰救荒無奇策由斯以談且無策矣矧之乎奇也夫策
誠無奇而很顧之赤子鼠竊之尖黎將聽其流離失所滋蔓
難圖而莫之省憂乎哉昔唐莊宗時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
出庫物以給軍不許及趙在禮亂始出之軍士負而訴曰吾
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爲今之計宜殫竭心思多方區畫請

不復計盈縮職度支者特籌而商國計則不復問戚休撫按一
之條上能必大司農之允覆乎甲乙之可否互持方圓之枘
鑿難入文移批駁往返躭延守令與監司監司與撫按能無
異同乎今夫人之一身必元首股肱腹心手足精神意氣聯
貫串合而後無門隔壅閼之患未有君臣上下各是其是各
非其非而欲朝下令而民夕霑惠者也則同心爲急矣周禮
荒政曰眚禮曰蕃樂曲禮歲凶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穀
梁赤曰大祲鬼神禱而不祀竊以爲當此凶年饑歲凡頻年
縟節及不急祭祀燕會無論在官在民悉宜裁革即經過使
客供張騶從尤宜節儉而文省詞訟慎差遣則減一事少一
事之費寬一分受一分之賜則侈靡宜去矣昔宋辛幼安帥

之輩折要市井之價重難射利之奸本惻隱之眞心運圓融之活術如大將之專閫出奇不待奏報如良醫之臨症切脈不泥古方蓋院道篤遠不過挈領提綱有司親民則當條分縷析事完之日將用過錢糧賑過饑民冊報覆覈但令實惠及民不必虛文塗飾則文法宜寬矣昔徐寧孫議賑饑民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處請稅戶主管部轄請專之師也今宜查訪各里縣丞會議等官及里排職役而操履公心事衆共推服即令主管本里或本村賑濟有司不時巡行村落料理查考漏報者罰濫及者罰侵欺者計贓數多寡餓死人命按律重擬如錢糧清楚饑餒全活破格優處則擇人爲要矣昔宋著作佐郎司馬康上疏曰凡爲國者一綠一

方安危所係是在撫巡監司熟思而預圖之耳夫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無食則無民無民則何以爲國故無恙之問即以威后女子亦循循于先後之間則有國者之所重可想巳夫惟當事者穆然深思超然遠覽大破拘攣之見早爲先事之圖權利害之重輕察一體之定勢施法外之仁拯溝中之困則垂死之民命尚可少甦而無疆之國脉永延萬世語曰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聞太原平陽澤潞一帶赤地千里米價踴貴人情皇皇倘膠泥故常因循推諉彼愁苦之民則必不顧死亡之誅悖亂之行苟幸須臾勿死竊恐邦本一搖則貫朽之積祇爲寇資軍旅之興所費滋侈害豈獨在民哉雚食者將

潮南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曰刼禾者斬閉糴者配明旨聚衆搶掠者即梟示首惡正法葢腹饑膚寒計無所出則必起而爲盜所謂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是也今流言洶洶盜賊蠭起垂涎富戶之積攫金市井之中則閭閻不措寢矣兄弟離散貨賣妻鬻子則骨肉不相顧矣人情重饕壟斷不服畏死慮餓死則不暇愛生有方圖一飽旋蹈三尺未遂餬口之謀已罹殺身之禍者則一身又自不相顧矣萌芽不剪長亂安窮今宜禁杜流言申飭保甲諭以禍福之幾示以必誅之律則嚴捕盜以遏亂源不可緩矣至于弭盜安民縣長吏是賴今當大計之期宜以須知應朝誠恐負擔馳驅百務廢閣局面更則人心渙散雖有代庖然任既不久責專不

隔于分曹而司計司牧恐難一心一德存亡决于呼吸而曰
申曰題動輒經月經年况四境遼濶夫官也豈能以一人之
耳目洞悉民隱萬里門庭夫民也豈能以閭閻之情狀叩閽
上聞於是貪饕吏胥憑胸臆以作奸殘忍里書藉使費以贊
攫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貧賑者未必饑饑者未必賑朝廷
之金粟不以實窮民之枵腹徒以塡奸豪之谿壑矣隔地關
領則力疲于蹣跚給散愆期則食窮于羈候比及到手計其
所得且不足以償打點羇縻之費矣是所謂無策也今議郭
壁鎭于秋歛之候酌量力之豐弱地之多寡以爲輸粟等差
輸粟既定擇相應之家寄囤之寬則寄囤一處狹則分寄數
處名曰義粟置簿登記于士大夫內推老成正大一人主其

不知所稅駕已謹議

積粟備荒議　　韓范

乾溢凶荒天災時有一遭饑饉則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或剝榆皮剜草根而食或鬻產貨子而食或乞丐而食或撬戶穿墻截路刼奪而食或同類相戕而食不然則流離他鄉轉死溝壑已耳於斯時也靳蠲則宗糧軍餉各有出孔而分毫無存留其何辭於楚辱靳賑則羣黎萬姓張口待哺而涓滴幾何終無濟於枯鱗語曰救荒無奇策且無之又何云奇哉與其嘆息於燎原而倉皇莫措孰若徙薪於先事而有備無患誠以豐年之有餘待凶年之不足以富室之有餘待窮民之不足處粒米狼戾之秋為臨危垂死之慮則當臨危垂死

難周一社自爲備則近而易達也以家爲是者不知有鄰以
已爲是者不知有人此皆杓之人而有違之心者也且以一
家論日省一合一年則省三斗六升矣百家則省三十六石
矣分之一人者僅毫末合之衆人者則尋丈積于先事者其
損小散于當厄者其益大且吾儕不聞活雀渡蟻之故事乎
况人吾同胞乎鄉里常人不走東嶽趨南頂蘭足掷航作善
事乎不齋僧布施隨會誦經乎試舉此舉相提而論孰爲實
際孰爲虛幻乎噓稿之深恩必報昭昭之因果不爽則此亦
舉也可以積陰騭一鎮之生齒非吾宗支則吾姻友不然則
吾之鄉黨鄰里也有無相助患難相扶萃渙爲同聯疎同戚
若家庭之間父子兄弟休戚相關若一人之身手足頭目相

事而以二人協贊之百姓之中擇忠實勤謹者司儲收斗粟之務一歲一更量給口糧以資養贍連積二年計其數之多寡以十分爲率五分出放至秋加三還國五分常貯不動于春放秋收之中寓出陳易新之計以免浥爛年終公同計算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明註簿內一旦遇災除富室大家外其他雖老穉堪憐尚有周親近族可以依靠者爲一等伶俐有心計能借本營運度日者爲一等精壯有力可以肩挑背負或傭工餬口者爲一等無房無地無食無衣鰥寡孤獨顚連無告舉目無親束手待斃者爲一等染疾疫而死歛無棺塟無地者爲一等誓之神明質之長老酌量緩急隨宜賑救則一社之積自足以充一社之用且聚廬錯處咨遍咫尺

肘則難也嗚呼天下事談之易行之難行之一時易持之永久難調劑二人之口易調衆人之口難況乎斂之者必富而有力者也其誰肯言富斂之者必貧而無倚者也其誰肯不言貧則恐其以私意混真又況乎備之者以荒年也而荒年不常有也備之者以賑乏也而眼前未必乏也人情狃眉睫而忽遠圖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則又恐其以迂緩厭聞然天行之數不測突然而荒則荒矣豈有嗃矢爲之先聲夜氣之良未泯吾心若明則明矣奚待旦旦爲之分別則前所言難易報施之理公私利害之機蓋詳哉無遺說矣所願彼此同調後先一貫脫去封畛共濟時艱卒有乾溢凶荒不必須縣官引領獨賑而伉離死徙之患庶幾其可免也乎謹議

爲捍衛則此一舉也可以敦和睦歲一不登則弱者死壯者逃而儻蕩恣睢者則有遯跡綠林委身梁上嘯聚爲盜耳當此皇皇無聊之時擾攘不靖之會而我孑然孤立四顧無鄰即滿籯滿囷能縢鐍而守晏然高枕乎粟積而死者生逃者留爲盜者回心而嚮道唇齒相依首尾相應則此一舉也可以保身家竊以爲講一社相爲備可謂一家自爲備亦可也綜理之人與夫出入之數不報官不打卯不迎送不奉查盤無姓名不籍于官司人心自樂於從事或曰不虞侵沒乎夫一社之積升斗龠合一社所共依以爲命者也行藏動靜一社之人共指共視者也萬口難掩三尺凜若苐恐好事小人吹毛洗垢索瘢求疵孰肯袖手坐視推聾妝啞乎况乎綜理之

領抑勒守候儥居餬口其費百出祇爲城市登壟之徒罔利
孔耳不便者三目今各倉之穀因去歲蝗災散在民間秋宜
挺斗還倉轉眼西成民之上納必難有司追呼且急勢必有
費三鍾完一鍾得不償失之病必有轉輸不能就近糴買高
抬蔣值之病必有在城奸民加倍索銀包攬代納之病即使
今日忍死而輸之倉後必有寧餓餒溝中而不敢領者是朝
廷救荒之活術反爲無用之滯積矣異時粟紅腐而不通法
窒礙而難行又將何以處之竊以爲此一說也即他州縣可
行而潯水則斷斷不可行也夫倉老人之苦人人能言之然
而苦倉老人者人也非法也向台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
誠得精明廉幹之人搜求弊源掃除夙蠹則社倉之法與天

貽書撫臺止社倉穀歸併預備倉　　韓　范

社倉之設倡議於名儒申飭於嘉靖隨社建倉隨倉貯穀良法美意萬世所宜遵守近聞有歸併預備倉之說他州縣不具論如沁水縣東抵長子高平界幾二百里而遥舊制共設社倉五處以東鄉道里遼濶酌量遠近獨設三倉平時春領秋還遇荒出粟賑濟計口而授大約不過升斗而止以升斗之粟驅饑羸不任負戴之民往返四百里之遥登山涉水背負肩挑躝跚委頓艱難險阻不便者一夫倉以社名以積貯在社即古人移粟就民之意今歸併縣倉將仍舊名乎則其地已易將併易其名乎則其實猶存激西江以救涸轍必無生魚移近轍之水於西江以徒望濟之枯鱗顧名思義慮後

糧三百一十餘萬其常平法於郡縣築倉以商稅罪贖爲糴本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衆義倉則自王公以下計墾田地稅二合於當社造倉貯之歲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其粟賑給之故社倉即義倉遺意也但義倉計畝均攤雖寡亦多且貴賤同捐人自不以爲厲累年增貯無收放之擾及逋負賠補之累儲峙有倉而防守爲甚易焉社倉則任意攤派雖多亦寡有力者脫不免偏派孤寒且計十二之利有收放催科之擾強梁者倒換以爲常逃亡者空券其譴償計之籍百千其多較之斛十一其鮮官府之鞭朴又增一催科經收之賠補又增一苦累況無設立廒倉而但寄之琳宮梵刹防守較難焉一旦猿亡椽木能保其

地無極可也不然安見倉老人之苦不可移之斗級也上不
苦斗級矣安見斗級不苦貧民下户也況乎一領一納長途
跋涉弊竇叢起如此其無窮也辟之巡司驛遞大壞極弊不
窮究其根委而振刷之乃舉弓兵器械夫馬館穀那之會城
夫那之會城則虛而無用彼客使之往來關隘之譏察當孰
與任之故反覆熟計竊以歸併爲不便也不佞范身處閭閻
慮切桑梓恃台臺知己輙以千慮一得密達于左右若言之
當與否則不敢執也

義倉議　　　　　　　　　周一梧

稽古倉庾之盛無過於敖倉洛口黎陽然皆爲官不爲民故
積厚怨深而隋唐國祚因以不保其爲民而設者惟耿壽昌

也淫祠復修邪說之昌也崇正黜邪紀綱之任也顧先生毀其所宜毀以興其所宜興者可乎潤身忻然許之既而憲副曹君嘉協其議巡撫中丞任公洛可其請乃命主簿朱金典史鄭林董其役材取諸淫祠力索諸逸夫於是因其舊址定其規制以興厥工經始于五月之念四日訖于十月之六日則落之前堂五楹扁曰春風後堂五楹扁曰仰止以祀明道先生而左右皆有小堂三楹以翼之號舍二十餘楹以爲諸士子藏修之所他如儀門角門碑亭廚房之類咸各有成虔外建大門曰晉城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翼翼如也士風變觀遠邇胥慶潤身聞而歎曰堯舜之道至孔孟而始明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復續吾聞明道先生之爲晉城令也禁焚屍

不蔑乎故社倉之立鄉鎮有識之人咸願歸併預備諸倉其輕捐已成之利其爲後慮至深遠也

晉嬪書院記　　　　姜潤身

高平堯舜之畿輔河朔之襟喉舊晉城其鄰封也宋程明道先生嘗爲晉城令教化旁及士風丕變既去多建祠以祀之逮元末兵燹祠宇寖廢大定中縣令郭子質成化間提學胡君謐皆嘗修其廢典顧厥基弗廣吾道弗崇也宏治初年柳塘楊君子器始宰高平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毀其淫祠曰新廟者改爲正蒙社學鄉人亦以書院呼之於是乎館子弟隆祠享而明道之澤沛如矣柳塘去今纔四十年書院日就頹圮先是河南孫子廬奎以黃門給事左遷高平丞士多

褻瀆高平甫至謁祠見其頽敝汚瀆乃謀于僚屬于文廟前
得僧舍之餘地價其值焉其臺省亦以移文爲是乃命義官
邵璧老人張騰及趙璟督工課程爲正殿三楹旁翼以小室
其東西廊甚過庭楹如正殿之數其大門中三門各一楹正
殿仍繪夫子之像于中章服則國公之制焉創始于正德十
年三月落成于本年六月財不病其民而民不知其勞物稱
欣欣然焉僕乃托邑人予鄉同年覇州守郭公坤徵予記之
夫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孟子殁而不得其傳焉夫子得不傳
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漢唐以來一人而已當宋
之治平四年丁未自上元主簿移澤州晉城令其爲治有萬
物各得其所氣象伊川行狀及門人叙述可見使民各得輸

之薄俗折瘞錢之疑獄而以孝友化民及其擢爲御史也進求賢之說斥新法之非忠義之風至今猶凛凛焉今孫子應奎與先生同桑梓孝友忠義本于天性文章政事度越一時亦可謂明道之徒矣諸士子親炙其教優游浸漬之餘因孫子以求明道之心因明道以求孔孟堯舜之心雖天地古今之道即此而昭昭矣豈特科第之筌蹄而已哉嗚呼唐虞故地古晉隣封居聖人之居化賢人之化吾固以聖賢之事責望于二三子也若夫羣居跳小慧之私盍簪無麗澤之益名存而實廢吾恐作者之意虛矣不有負于明道之遺教也哉二三子其勉諸

重修程子祠記　張　璉

天下後世如此則夫子之出處世運所關豈淺淺耶夫子嘗言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予嘗言貴以王公夫子固固有之也卑以筦庫夫子亦固有之也賤以匹夫亦夫子固有之也天下豈得而撓之耶楚地受夫子罔極之恩爲多故在太和中鶴鳴李先登吏以爲得程子之學中統中陵川郝先生自謂其祖亦及先生之門遺山之學又自郝氏始宋人黃東仲有言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則高平祠而祀之亦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學其學而不報焉郝陵川以爲非事師之道則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亦其必然者於戲周人崇射者尙不忘武穆之祀況夫子之功之德乎宋之南渡後朱子無眷豢

其情獨惓惓以教化爲務鄉有學學有法朝夕督勵誘進至
親爲正句讀焉故熙寧元豐間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
人達乎隣邑高平衞乎晉絳彼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
魯之風焉者是已熙寧元年戊申夫子之赴召也去之日哭
聲震野爾九年丙辰則又黜知扶溝矣去之日老穉數百亦
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夫以夫子之道試乎郡邑其功化之効
輒如此使夫子得乎位焉則厥施斯普於天下也何有日官
報午若將遇焉者而雩子之攜婦冠賓亦甚矣要之神宗之
處夫子與安石其禮遇雖同而任用則異安石固惡之蘇氏
又詆之功利之學旣與之不合而文章之士亦與之頓異上
下之人皆莫之識其視夫子之道若長[illegible]然者天下何由而治

修沁水縣治記　　景暘

戶部尚書石樓李公盥書於暘曰自吾沁水之罹大盜也民幾不能以自存頼吾侯王公濟來主茲邑民始有樂生之心沼侯至縣治甫毀於兵火侯蒞事於覆葺下凡三月治令頗申事宜就緒屬吏以漸知令必隸卒其戢里之長老其懐城市咸荷更生村社四遠山谷之民稍稍若遞聞休風君子曰興吾邑者真君民之父母也吾民其康乎侯以審焉乃令於民以興縣治曰君子蒞官以政政以治民出政有所政乃有咸作堂曰令必有屬承上事實不可缺左作典史廳曰庫以備藏浸藏者及禍右作庫曰吏以承令以作事公務實繁列曹事制也作六房曰士有神特祀之報有功也若社焉作土地

矣至元又得許文正超然自得而神明其敬以大其傳至明
又得薛文清一性字括盡千古聖賢之言眞知實踐以續其
傳其道至今賴之以治天下國家而人蒙其澤焉繼往開來
夫子之功之德雖與穹壤俱敝可也文清有言程朱之道萬
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又言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
之下世必有能知之者獨龔侯當大盜擾竊之後而首舉乎
鐘以獨祀之則有補於世教大矣吾黨之士其必有所感
也夫其必有所興也夫能知夫子之道則知聖人之道矣知
聖人之道則知天地之道矣天地之道誠而已矣聖人之道
亦誠而已矣夫子之道豈外是哉侯名進字思忠江西高安
人正德辛未進士以賢能上聞祠之建也儕屬捐俸助之者

竊聞去莠所以治稼去盜所以安民盜之殘民也甚於蟊蠹豺狠之搏噬可避而盜賊之出沒無時也是故設之關防嚴之重法誠畏之矣先王異服有譏異言有禁其惓惓念民如此弋城市之中尚嚴儆戒況空山僻野之地其害可勝言哉是故盜弗去則民弗安官弗嚴則盜不去高平沁水之界有嶺空倉勢迫兩山之間中通一線之路盜賊之淵藪行旅之陷阱也取貨如寄積骨如邱咫尺之地不復有王法譏司之牧令民困虐至此能逃其罪耶余乃會兩縣相地度形請之當道議設城堡爲安旅之計夫身不親涉則有過情之疑事出創始則有經營之費向非深恤民瘼者亦焉能使余請之必得也乃巡道陳公一聞余言即歎息立行申請兩院空

祠曰天子下詔令當郊迎節序當展禮咸設天子儀衛藏器有所也作儀仗庫曰朝政下諸縣必有稽也作勸合科曰公毅發遣冊籍有貯作承架閣司曰邑有門以時啓閉作門三訖此皆舊制也而王君一新之若自創焉始於正德壬申春[illegible]成於癸酉冬吾又愛其有序而不紊有漸而民不知擾也嘗其記諸景賜曰於是可以觀王君之政矣昔者文王成臺而不知勞太王成宮室而亦不言民之疾苦蓋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古人良以是耳公濟斯舉亦以是與不然何成之不難也乎又聞公濟繼此而治城治池治學宮凡所宜舉者而民樂趨是可以言得民矣得民者昌嗚呼休哉於是又可以卽王公他日之政也王公名溱公濟字也開州人正德辛

由癸未科進士直隸元城人

高平重修預備倉記　　劉崇文

高皇帝裂郡縣天下郡縣規中各設預備倉一區廣儲貯以待年之乾旱水溢重民天固邦本云茲倉舊矣風凌雨剝垣墉頹圮文道逕往復公私弊蠹叢焉事事者率漫漶而後爲之理丁丑秋邑令劉公頫胝而惻乃鳩匠率作陶墉伐石鞏廣衡之材走子來之庶拓基址稱畚築峻崇其堂構鱗葺其廊廡爽塏乎臺榭下至庖皮囷廒之細靡不振起而鼎新之美哉奐焉百堵雲興矣量工命日罔曆厥素异哉公庸功懋著而公不自有其功也丞陳君守恐簿薄君從厚暨趙君學顏摹述大都徵文言爲記文不文舞於天下事有慨焉繹聯翁

倉之役遂以就績自此以往盜之息皆公之力也民之寧皆公之賜也公之惠於是爲大而民且食之不窮余嘗歎民之乞靈於上也毋有生死之急而上之足欲於民也特一反手之勞蓋權足以自便力足以使民士之得時行志亦一快也乃毋有憚反手之勞亡生死之急彼民竭輿馬之奉獻土地之毛不知何愛而供一人之恣睢也恐必甚矣又焉望消意外之虞籌難言之隱而爲斯民之父母乎蘇子曰民有冤而欲訴之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嗟夫民之困苦於上下之間也豈朝夕之故哉余故於空倉之事而重念夫公之仁宏且遠也推公此必其造福於冀南者當不知其幾而民之默受公德者又當不知其幾詩云凡

有篤斛吁嗟乎公之心足裕心乎粟多而取之給民生可厚禮
教可與列辟以止辟入將日遷善徙辠而莫自知已仲言知止
還縣踏號爲大命不在茲乎執以風天下牧毋煩令而登上
理寧不爲鑒勸哉謹規也中堂三扁之楣經國左右偏聯廠
計各十楹諸所拊具之君進而揖曰吾堂長獨苦之志先生
悉之請鐫之貞石以竢太史氏之循吏傳云公名一楣字維
喬別號靜所丁丑進士濟南長山人

高平創建南察院記　　郭潮煥

廢不留行王制也高平邑當孔道次舍設於治左右無慮數
十第非巡歷臺司公務於其處棲息求便頃邑侯楊公於城
外創公署一區中搆大廳六楹前拱儀門後設覆廈亢閣閣

訓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親民莫如守最親莫如令豈欺天下與來世哉蓋守令一語一政出而加諸民即洽心浹髓利則民休病則民戚奚翅表景鼓桴著揲而龜之灼也肩茲任者可不懍惕乎然士之釋屩直秩握章拔綬咸以報主庇民爲心政疆理有沃瘠經曆有利鈍踵循襲者鉤稽簿會驅趣於迎承之顛僂遊養望以待遷日公家政爲傳舍市竒譽者請時謟以舉贏厭安靜者兆追呼以動衆請則傷財兆則壽歲而養望者王事靡盬勿遑恤日長府之爲閔子以仍貫惜春秋書新書築康侯皆以譏言見諭時勞力罔以民天爲竦懼邦本易罷也若公之舉不然甫蒞政必以振廢釐弊爲樞宰攻案牘瑕相彼䘏缺

弗樂矣何也蓋其所恭者非欲也公緣人情創爲廬舍則事省而民寬居城而客豫其所以懷來者有所矣益之彌續匪區區籍此但以經常自畫不佞知而不言爲負公矣因紀其事

公姓楊名應中順天固安縣人癸未進士

重明道先生祠碑記　　郭 鋆

明道先生祠在縣學東前尹高安龔公所改創也歷歲徂久風雨尋震蕩焉隳矣嘉靖丁酉商城吳侯至顧之喟曰式賢崇緒所以秩禮也乃今寢敝焉吾懼典刑之湮矣遂籌議斬之陶瓦伐石聚財賚工規畫仍諸舊而增飾蔚然以戊戌年五月始事迄於秋之八月由祠屋而齋廡而樓甍暨鱗次塗鬷日暈輪奐既飾祼薦孔修復萃俊秀而講習士情於下層

樹中外規旋左有寢室四楹兩輔閣遂庖湢在東右圍綺圃
雜蒔花木四時菁蔥皆足以供賞鑒羈旅懷曩宇峻崇瞻覩
顏餘顧行者樂焉造功春初落成夏季材無需於編氓力無
爽於列伍地無侵於民居捐俸遺金仍廢址飾盡陋匪成大
觀業已經時稱便矣不佞目擊厥勳戴稽王制殊爲符契校
故役邇遠簡繁省什之五廂之隸萌請紀厥事不佞罔敢固
遜因溯古置郵之制凡天子下簡書卿命使臣褒存靡及偏
遽轉不可懲皇華露宿則辠在守令將取格命者譏之慢事
惟辠胡以自遑茲楊公祇若明命符守封圻當大冦後百廢
蘇舉遊於行旅獨軫念焉是所以柔遠者有道矣且公之心
豈直奉上已哉其所以嘉惠斯民者良亦不薄蓋人情邇則

得稽于熙寧則蒼生之福未艾而當時君臣志向偏執遂弗
獲盡試其用茲又關之運數于先生無所加損也方其宰晉
城也敦叙彝倫闡宏化理政教之遺迄今有可想見則先生
之道殆與天地之氣同運而吾邑實過化之地其祠而葺之
亦廣報以融聲教焉耳矣夫緣爵會樂觀並識禮諸士誦法
其規訓盡亦思附賢躅砥厥修乎國家造士靡專攻藝士之
自勵亦當索之筆墨畦徑之外若日籍聖謨以飾辭塗割義
旨以希進取則其學藝焉也已其用利達焉也已是自畔于
往哲之道何裨于治而亦何慰侯葺祠翼教之心哉敬以矢
告吾黨諸士侯名本固字道深癸未進士修度獸烈起廢諸
才有識威健其政縣丞劉大邦教諭劉遷與贊令圖並亦得

亟欲丕以承之勿毀爾以弟生員鑾徵言于鰲外寄籍語之曰崇祀以訓俗文教其有振乎講學以懋德治理其有翊乎夫知侯葺祠而不知葺祠之意是謂憒訓知邑祠明道而不知明道之學是謂于德吁晦矣今夫道一而已矣學也者治其一者也孔孟没聖學亡緒支離之弊决裂道體秦漢以降聖典日僣至教靡宣士膠聲律之浮而闇道之實間有豪傑之超逸而厭平易各持己見標尸爭衡而于道益晦先生承絶學之後體認天理統一宋學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于獨者其曰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所以明道之一也曰無將迎無內外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所以明聖學之一本而顯微無間也繹其緒綸純粹中正而不譎

又剏造退省堂三楹堂之左又起厨庫七楹堂之前左曰時習齋右曰日新齋各五楹大門二所內曰尊賢外曰育才門之左右列生舍十楹設儒學門于通衢路轉而北爲民居所便嫌其委曲公倍償其價遂得拓而廣之名爲重修功同創始規模已定厥工未周適丁外艱成化己亥夏四月真定新河陳公寬字裕夫登成化戊戌曾彦榜進士來宰是邑蒞事以興學校獎士類致教化勵風俗爲首務即欲命工以成厥功當多事之際不忍煩勞又二載先捐已俸以爲之倡繇後裒寮屬士大夫民庶勸諭之由是獻功售能助資効力者翕然響應不啻子赴父事與凡吏公所謀而未就工半而未全者靡不營而成之修而充之宣聖配哲舊像卑小新塑音

書

重修陽城縣學記　　王一夔　新建 狀元

澤之陽城郎禹貢所載河東濩澤縣也堯舜之時冀州帝都之域唐天寶間改今名儒學建置創自我朝洪武四年辛亥春三月也厥後雖數重修不過補敝塞罅而已成化乙未冬陝西靈臺史公書字獻忠登是歲謝遷榜進士擢知斯邑政成務舉百廢具興盡黜舊規悉如心畫大成殿五楹舊爲直楹兩廡數亦相若公于舊殿之後創起殿五楹六架四隅轉角每廡各加五楹通二十楹高明軒豁逈邁于昔暨櫺星門于欞街翼壁門于兩旁復建戟門五楹皆偉然高大聳人觀矚殿之後起饌堂五楹西號房十楹殿之少右建尊經閣臺

名宦人物之盛寔關乎地勢氣運之盛也不知寄邑中牟有

是人物否後之吏茲土者崇儒重道當以史陳二公爲軌範

士子育茲學者修德講學亦當以今日人物爲矜式則縣令

賢才之盛後先相望必纂于誌載于史傳於天下聞于後世

又豈邦斯而已哉予重其請姑以是題其大槩云

常評事集序

南大吉 滑南知府

夫物有至壽而不朽焉者其道乎文者道之華也道不朽故文亦不朽是故道者天地之始羣物之祖也天地其闔闢乎羣物其生死乎而道則常運而不息是故海水之爲漚也有聚散而海唯悠悠焉爾矣故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是故人受天命之中以生也其道同唯夫氣之萃也有清濁物之蔽

貸神氣凜然殿廡廊宇舊門袒欄易以菱花細巧精緻凡祭
品之類應用之具莫不飭備無遺憾焉史公創之于前陳公
繼之於後向非二公綜理纘密用心周洽而廟學之成又豈
能大過于前哉成化乙未冬興工甲辰春落成若非勤諸貞
石固無以見二公興學之盛心又何以激勸於將來乎請爲
祀以紀二公之蹟乎唯邑令之賢莫過于卓茂魯恭卓茂令
密邑政號循良魯恭尹中牟政有三異二公血食無窮而興
學之事未聞今史陳二公爲邑令咸以興學專名又兼五事
備舉其賢追美乎卓魯朝廷特旌其能陞史公爲天官主事
陳公爲監察御史以爲天下邑令勸既爲名宦異日血食陽
城可占矣匪直名宦有人其人物之出有兵部尚書原公傑

窺也是擯賈譏樓居子則乃託意朋酒既又放形洞靈之墟以自覺焉故其所為穆若元穹洞若幽壑而莫可窮也是故徵毀樓居子則又兢移壽判禦寇而報期捐軀故其所為奮若震霆矯若翔龍而莫可攀也是故取媢樓居子則又歸卧穡山之陽養時以自適焉故其所為蕩若鈞天愻若雲門而莫可挹也是故起憐樓居子則又飄飄如也囂囂如也得年才三十又四而乃遽爾已矣噫天何奪我樓居子之速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以樓居子之才而又方在壯年使其不死反身而求道以蹈焉則其所就當繼六經而傳也奚翅凌騷駕選已乎噫天何奪我樓居子之速也樓居子既沒之三年會稽太守南瑞泉子者北遊而

也有淺深譬如水之清而穢諸塗譬如鏡之明而蝕諸垢聖人者洞然而至清廓然而至明與道爲一者也故其文與日月明與天地並焉衆之去聖雖殊也苟反于道則其歸也一而已矣是故伊傳顏孟之徒奮乎千世之上而神采精英至今煒然其弗滅也唯夫人生也弗知夫同蔽也弗知夫反是故剛柔判善惡出矣剛善者氣多豪邁柔善者氣多肅雍而惡者始相遠也是故其氣豪者其志慷以慨故其詞多洋洋焉其氣邁者其志旺以烈故其詞多洸洸焉其氣肅者其志狷以介故其詞多泠泠焉其氣雍者其志冲以紆故其詞多颯颯焉夫此類也視聖人之文弗如也然皆可以麗世而垂耀不朽也已矣是故晉產如常樓居子者彼所謂豪邁之士

有仙人好樓居篇樓居子之出也初爲大理評事故曰當語
事集二卷

卷之四十五終

南放于平陽太守王玉溪子者遲而與之遊乃出所授樓居
子之集而示之瑞泉子覽而歎曰惜哉其可悼也已矣歎吾
不復見樓居子清廟遺音黃鐘類響猶幸得見是集焉則是
亦可傳也于是校而歸之玉溪子玉溪子乃遂刻之而樓居
子之沒也始不朽矣樓居子名倫字名卿沁人玉溪子名濂
字公濟開人瑞泉子名大吉字元善渭人三子者同舉辛未
進士而瑞泉子之與樓居子者友也又自夫齠幼者也玉溪
子初亦爲沁水令故知樓居子者莫二子若也使其不死豈
止是耶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嗚呼其眞可惜也其眞可
悼也已矣瑞泉子曰予校樓居子詩得古詩四言三首五言
二十首七言十又九首律詩五言十又四首七言十又一首